



文會筆錄

十二

□ 13
767
12A



文會筆錄十九

性理大全四十二朱子門人蔡氏黃氏真氏之事載得其實焉但吳郡李氏之說則為失之

○黃瑞節曰按蔡氏祖子孫於斯文可知也而盛時遠引三世一轍朱子云蔡神與所以教其子者不于利祿而開之以聖賢之學其志識高遠非世人所及西山先生辭聘不起九峯先生三十歲即棄舉子業一以聖賢為師九峯之子抗始擢進士第理宗寶祐參政云

性理大全
二十一

13
767
12

文會筆錄十九

四
永
嘉
十
年

○黃氏日抄三十四曰晦庵先生答蔡季通書
記以教子令韓歐曾蘇之文滂沛明白者揀數
十篇令成誦所論及鍾律星經易圖陣法琴說
卦氣等而譏林黃中袁機中妄非邵氏蓋季通
實先生博古之友也

○宋史道學傳黃榦字直卿朱熹作竹林精舍
成遺榦書有佗時便可請直卿代即講席之語
及編禮書獨以喪祭二編屬榦藁成熹見而喜
曰所立規模次第縝密有條理佗日當取所編

家鄉邦國王朝禮悉做此更定之病草以深衣
及所著書授榦手書與訣曰吾道之託在此吾
無憾矣嘉按事皆見朱子文集及年譜計聞榦持心喪三年

○勉齋黃氏曰人稟陰陽五行之氣以生其為
是氣也莫不各有是理人得是氣以為體則亦
具是理以為性又必有虛靈知覺者存乎其間
以為心事物未接思慮未萌虛靈知覺者嘉謂此間
當有寂而不動事物既接思慮未萌虛靈知覺者
應方萌虛靈知覺者十七字感而遂通一寂一
感而是理亦為之寂感焉使夫虛靈知覺者常

肅然而不亂炯然而不昏則寂而理之體無不
存感而理之用無不行矣惟夫虛靈知覺既不
能不固於氣而又不能不動於欲也則將為氣
所昏為欲所亂而理之體用亦隨之而昏且亂
矣此敬之說所由以立也虛靈知覺我所有也
吾惟慢怠而無以檢之則為氣所昏為欲所亂
矣惕然悚然常若鬼神父師之臨其上常若深
淵薄冰之處其下則虛靈知覺者自不容於昏
且亂矣故嘗聞之先師曰敬字之說惟畏為近

之誠能以所謂畏者驗之則不昏不亂可見矣
曰然則諸說之不同何也曰惺惺者不昏之謂
也主於一而不容一物撓亂之謂也整齊嚴肅
則制於外以養其中也是皆可以體夫敬之意
矣然而不昏不亂者必先敬而後能如此制於
外以養其中者必如此而後能敬以之體敬之
義必欲真見夫所謂敬者惟畏為近之也蓋長
即敬也能敬則能整齊嚴肅整齊嚴肅則能敬
能敬則不昏不亂矣此朱子不得不取夫諸說

以明夫敬而又以畏字為最近也性理大全至四十七此

說詳密明備丁寧親切尤得先生之旨宜汲入

于大學或問敬之四說之下

○讀書錄九曰朱子門人陳北溪論理切實嘉

按北溪字義兩本一漳州本一朝鮮本漳本題

曰字義詳講與宋史陳傳合朝鮮本題曰性理字義與諸

儒所引漳本一貫義利佛老數條卷末嚴陵講

義四篇朝鮮本無之兩本間有字不同蓋斯書

口耳之弊多焉陳氏贊朱子有言曰致知之功

視力行為加多則亦不待七十子喪而大義已

乖者吳草廬程篁墩議之是也與程之議共見心經附註

○自省錄曰朱子初得陳安卿甚喜之屢稱於

朋友間蓋其學長於辨說門人鮮及之者惜其

局於所長不屑踐履工夫正所謂智者過之也

嘗於講席先生覺其有誤處欲極論以曉之佗

便隱其說嘉按文集答廖子晦書曰安卿向來

說著遂無由與之極論至今以為語類憲以

是觀之其心術隱微之間病亦不少不但其言

之少餘味也然先生所謂所行與所知相反者
 未必專為安鄉發也似泛指門人而戒勵之耳
 澠嘗竊怪朱子發程門所未發而門人得力不
 及於程門人亦如孟子發前聖所未發而萬章
 公孫丑之徒不及於游夏未知此何故嘉謂朱
西山九峯若黃勉齋程門未見斯人雖然此自傳道一大事言耳
 其相與發明斯道之功之盛亦豈獨朱子一身
 之力哉一時及門之士隨才成就傑然樹立者
 不可勝數傳相授受以至於元明之世而扶植

斯文者不絕如彼此又不可不知者也

○答林德久書曰齋中自去秋後空無一人亦
 幸省事今復頗有來者然亦不多目前未見卓
 然可望也唯江西吳必大伯豐者相從累年明
 敏過人儘能思索從事州縣隨事有以及民而
 自守勁正不為時勢所屈甚不易得今乃不幸
 短命而死甚可傷悼耳集文又按續集答黃直鄉
 書中惜伯豐切切焉

○語類百十七曰某一生與人說話多矣會看

文字曉解明快者却是吳伯豐方望此人有所成就忽去年報其死可惜可惜若稍假之年其進未可量也伯豐有才氣為學精苦守官治事皆有方法

○朱書節要注吳伯豐明悟善學先生期許甚重不幸早卒先生每痛惜之殆若孔門之於顏子

○朱書節要易簡注大全闕姓語類有林易簡其斯人歟嘉按語類百六及別集九漳州郡士

有林易簡考亭淵源錄門人無記述文字者部有林易簡

○答黃直卿書曰永嘉林補字退思者亦暫來其人甚敏然都不曾讀聖賢書只一味胡走作甚可惜也續集

○困學紀聞二十云朱文公門人晏淵字亞夫號蓮蕩晉有晏清嘉按實紀門人晏淵字亞夫號蓮蕩涪陵人所錄有癸丑以後問答文集有與晏亞夫書

○南軒集二十三答朱元晦書曰近見李克寄得蘄州李士人周翰一文來殊無統紀其人所安本在釋氏聞李伯諫為其所轉可慮可慮

○東萊集二十八與朱侍講書曰某近嘗到會稽李伯諫數次聚話祖述李周翰之說不可復回其所攻排伊洛諸說亦皆初無可疑者自是渠考之不詳耳

○答李伯諫書曰來書云子貢之明達性與天道猶不與聞熹竊謂此正癡人前說夢之過也

來書又謂釋氏本死生悟者須徹底悟去故祖師以來由此得道者多熹謂徹底悟去之人不知本末內外是一是一二則道有二致一則死生人事一以貫之無所不了不知傳燈錄中許多祖師幾人做得堯舜禹稷幾人做得文武周公須有徵驗處

文集○冷齋夜話七舉唐李邕作僧伽碑曰此正所謂對癡人

說夢耳楊升庵外集四十九曰癡人前不可說夢達人前不可言命宋人就月錄以為陶淵明之言不嘉按答伯諫累書論佛學之非又文集

知何據答張敬夫書曰此有李伯聞者名宗舊嘗學佛

云云渠遂脫然肯捐舊習云云此事答范伯宗
林擇之書別集答林擇之書亦皆有之答范林
書作伯諫別集作伯間朱子實紀門人李宗思
字伯諫建安人考亭誌門人建安縣李宗思朱
書錄要答敬夫書註李伯間今按聞佗處作間
疑作間者非又作諫處尤多答擇之書註伯間
李宗思字間或作諫未詳孰是答李伯諫書注
曰今按此書於伯諫可謂絕之峻矣而答林用
中書稱伯諫有脫然可尚之語則可知伯諫不

至於終迷者矣嘉按文集送李伯諫序

伯諫受命於朝

而掌教於

斬之學稱其敦潔好脩篤志問學也

授廳記為伯諫書之然答王子合書曰李伯諫
初去時極要整頓學校後來病痛多般立腳不
在都放倒了大抵吾輩於貨色兩關打不透便
更無話可說也

○宋史儒林傳真德秀修讀書記語門人曰此
人君為治之門如有用我者執此以往

○真氏門人番陽湯漢云西山先生讀書記惟

甲乙丁爲成書甲丁二記近年三山學官已刊
行乙記上則大學衍義是也其下卷未及繕寫
而先生沒藁藏于家學者罕見之漢來建安請
於先生之嗣子仁夫右司傳鈔以來手自校定
釐爲二十二卷云云嘉所閱甲集三十七卷乙
集二十二卷丁集二卷凡六十一卷大學衍義
此外也

○許魯齋全書五與耶律惟重書曰西山詩說
與文公詩傳異同此非區區所能辨然夙昔愛
生勤學似不欲虛其所問雖自知淺陋猶喜一
言之春秋壞於三傳此說固矣然盡去三傳而
不讀吾恐擬議之失又甚於三傳書義壞於漢
儒之序此說固矣然盡欲去之而不讀吾恐逆
度之差又甚於漢儒之序程朱以來講明究析
其可信可疑亦略有說蓋自焚滅之後歷千餘
歲其間變故又復不少遺脫舛誤焉能盡如洙
泗之舊雖語孟二書亦有可疑學者但當求其
肯意溫柔敦厚經以身體之日積月累庶或有

益至於此等疑議姑闕之可也舊見西山文字
平實簡易不意此論急迫慢罵殊無溫柔敦厚
含蓄氣象抑豈少日之為耶抑或佗人為之而
傳者之誤耶觀其考覈辨難出人意表未易折
衷容胥會時更論鄙見如此未識果是否耶

○魯齋全書六呈友人詩曰事愈沈機德愈真
歸來豪氣盡崢嶸天占北史謂岳禎祥應學閱

西山謂真禮義精吾道真如千里重虛名冷笑

一毫輕十年淡社難相就今日先生合王盟一作

尋思淡社無一人管只合先生作王盟

○朱子之後大儒真西山大學衍義有補於治

道讀書續錄十

○薛文清集三十論選序曰昔真文忠公編文章正宗釐為四體其一議論也議論見於經史者如唐虞三代君臣之言孔曾思孟問答之語以至後世英賢之談辯名臣之章疏儒先之著述或陳經世之要或發天理之微或指切當世之務或剖析理欲之幾雖所言各殊而皆所謂

議論之文也然文忠所錄自春秋內外傳至漢唐而止於六經孔曾思孟之書則不及者蓋以聖賢大訓不當與作者同錄于以示慎重耳我朝設科取士罷詩賦中場易之以論蓋即所謂議論體也文制既新士習亦變由是秉筆締思者咸以古人自期而文章之中程度者蔚有可觀然歷科既多小錄散在四方每不得以聚觀為歎鄢陵司訓東魯王惟善氏乃能收集歷科以來小錄選其論之精粹者彙為一編余間閱

之不惟快吾夙志實足以見我國家德澤涵煦之深人才之盛而議論之純正有不愧於古人也又以見惟善編選之勞庶幾乎文忠之遺意而可行於後世也於是為之序以冠其端云

○居業錄三云西山真氏先心經而後政經則身心乃出治之本也嘉謂此論可也然政經非真氏所作程敏政考得是也見附註

○居業錄三曰自朱子後無人理會得透徹真西山庶幾

退溪集二十三答趙士敬書曰王魯齋學術固多病人心道心圖誠有可疑處其自叙說亦殊未瑩然今但當講明其是非或別為圖以訂其差要得我不為其說所誤則可至欲就經中削去則未可也嘉謂經心經附註

○程復心心學圖退溪尤稱賞之答趙士敬書論之詳矣其言云此是程隱翁四五十年林下潛心所得恐難以一朝率然立論所能攻破也嘉謂李氏所稱恐過矣

○讀書錄八曰程復心四書章圖破碎義理愈使學者生疑

○皇元風雅後集四黃誠性讀文山集詩云三百餘年樂育恩晚從斜日得斯人崎嶇嶺海期年國零落氈毛萬死身諸葛未亡猶有漢包胥欲泣更無秦挑燈慷慨歌梁甫鬢髮蕭森懣鬼神

○文清集二十四讀文山傳詩三首其一云朔氣蕭森歲向深揮戈技淚動哀吟艱危已竭回

天力慷慨猶存捧日心海水尋常秋月冷塞雲
千里暮星沈悠悠往事都如夢只有孤忠照古
今其二云丞相聲名二百年分明往事在遺編
初離故國悲禾黍再立危邦慘杜鵑大勢已傾
寧畏死孤忠自許敢求全當時桃李知何限回
首春風盡黯然其三云氛祲冥冥暗海波英雄
無地用干戈精忠在我當知此成敗由天奈苦
何渺渺蒼梧西日淡蕭蕭大地北風多睢陽錦
里皆祠廟丞相勛名共不磨

○文清集二十八書文丞相遺翰後曰御史張
君諫持宋文丞相遺翰來俾予書其後予觀之
蓋文山與宜春趙宰手帖也張君重之惟甚竊
惟古之遺墨所以見重於後世者不以其人之
賢乎當宋室垂亡之秋其守帥憑堅城握強兵
望風送款投戈屈膝者相望也而文山以狀元
宰相奮孤忠以報國誓將返濛汜之日於中天
提疲卒當勅敵雖流離顛沛困苦艱危脫身死
亡之餘而憤憤興復之志猶庶幾於萬一及赤

手起兵雖苦戰不支以歸而長揖元之君相不拜蓋此身可蓋可粉而志不可以威武屈卒之從容就死以成仁其大節炳耀軒轟宇宙間凜凜乎立萬世君臣之大義回視棄滅天常之降臣叛將會犬豕之不如則其忠賢冠絕千古豈人之所能及哉宜其遺墨僅一幅而為人所棟敬珍藏垂二百年而新猶一日也嗚呼重其遺墨者本慕其人也張君重此帖固知所慕矣使世之君子得此帖而觀之得不慨然知所重而

慕之哉嘉讀文文山集所感甚多焉又覽其大書忠孝二字左方曰宋丞相文天祥書尤為楷正矣胡敬齋議天祥見居業錄蓋議前輩易為前輩難可謂妄議文清所稱實不磨之事也

文會筆錄十九

文會筆錄二十
讀書錄一曰元人有以北有許衡南有吳澄並
稱者此非後學所敢輕議然即其書求其心考
其行評其出處則二公之實可見矣
○居業錄四曰許魯齋天資純正所行自不苟
惜乎未能深造吳草廬甚聰明早年甚英銳惜
乎力行未能終甚學
○許魯齋薛敬軒極褒之丘瓊山極貶之嘉嘗
作魯齋考兩卷蓋丘之所論則經也薛之所說

文會筆錄二十

讀書錄一曰元人有以北有許衡南有吳澄並
稱者此非後學所敢輕議然即其書求其心考
其行評其出處則二公之實可見矣

○居業錄四曰許魯齋天資純正所行自不苟
惜乎未能深造吳草廬甚聰明早年甚英銳惜
乎力行未能終甚學

○許魯齋薛敬軒極褒之丘瓊山極貶之嘉嘗
作魯齋考兩卷蓋丘之所論則經也薛之所說

則權也故立論為上卷見世史正綱及瓊臺集
者瓊臺集數本吟藁詩而已會稿類稿共文亦有之詩薛說為下卷見薛文會稿重編最為詳全集為畧
文清公全集者全集四十一卷第一至十七讀書及續錄也二氏言宋祖殂之事亦不相同如左

○讀書錄一曰宋太祖若能大居正以天下傳子可也必若重違母氏之命為宗社之計亦宜早斷當斷不斷致晉邸生疑而有燈影離席遜避之變昔魯隱公欲傳位桓公而不即授乃使營菟裘曰吾將老焉將之一詞卒致鍾巫之反

其事正與宋祖相類當時秉史筆者皆其臣子義所當諱故為微詞而其事跡晦昧不彰於後世竊謂晉邸之罪固不可勝誅矣而宋祖乃所謂為人君父不通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乎

○世史正綱宋世史太祖皇帝丙子宋漢廣運九年
九年十一月太宗皇帝元年冬十月癸丑夕宋主殂于萬歲殿在位十七年壽五十一嗚呼太祖太宗臨崩嗣位之際此千載不決之疑執筆者輕信傳聞之言而

不加考覈之實可乎傳曰信以傳信疑以傳疑因其信而信之因其疑而疑之可也按宋史元

陽玄等所脩者

太祖紀云開寶九年冬十月癸丑夕帝

崩于萬歲殿殯于殿西階太宗紀云開寶九年冬十月癸丑太祖崩帝遂即皇帝位王繼恩傳云繼恩事太祖特承恩顧及太祖崩太宗在南府繼恩中夜馳請府邸請太宗入程德玄傳云太祖大漸之夕德玄聞夜有扣關疾呼赴宮邸者德玄遽起赴府久之見王繼恩馳至稱遺詔

迺太宗即位馬韶傳云九年冬十月十九日既夕韶造程德玄德玄詰其所以來韶曰明日乃晉王利見之辰詰旦太宗入謁果受遺踐阼此宋史所載可信者也胡一桂史纂通要云太宗善政史不絕書所可惜者太祖臨崩但遙見燭影搖紅及聞大聲汝好為之之言不能不起萬世之疑陳桎通鑑續編云冬十月宋主有疾壬子召其弟晉王光義入侍是夕宋主殂甲寅光義立註載壬子夜召晉王入寢殿屬以後事官

宦官婢皆不得近但遙見燭影下晋主離席若有遜避之狀既而宋主引柱斧戳地大聲曰好爲之俄而宋主殞宋后見晋主遽呼曰吾母子之命皆託于王王曰共保富貴無憂也此二書所載可疑者也愚嘗因其信疑之故而考核之則宋史的爲可信也何也元人去宋未遠且史成於衆人之手使太宗誠有此事當時秉筆諸人豈無一人一言及此而略不少見焉其散見於各傳者不約而同皆云太祖既崩太宗始入

並無所謂斧聲燭影之事屬以後事之言信以傳信斷以宋史其可信無疑矣胡陳二子生草澤之中考究不精見聞不廣輕信傳聞之言質以一已之私見烏足信哉原其所以爲此說者其原蓋出於李燾之長編意在當時必有傳說疑似之言有不得其實者故燾爲長編痛欲表白之謂正史實錄於顧命大事皆不能記故深爲之惜不得已而采錄雜說刪潤其文以補史氏之闕云耳故既節國史符瑞志僧瑩湘山野

錄語於太祖未崩之前

長編云開寶元年冬十月有神降于盤屋縣民

張守真家自言我天之尊神號黑煞將軍玉帝之輔也神降守真家所言禍多驗上不豫召守真至關壬子命內侍王繼恩請建隆觀設醮令守真降神神言天上官闕已成王鎖開晉王有仁心言說不復降其下分註云此據國史符瑞志稍增以楊億談苑又云上聞其言即夜召晉王屬以後事左右皆不得聞但遙見燭影上晉王時或離席若有遜避之狀既而上引柱斧戳地大聲謂晉王曰好為之其下分註云此據吳僧僧文等所謂湘山野錄正史實錄並無之

錄司馬公涑水紀聞語於太祖既崩之後

長編云癸

丑上崩于萬歲殿時夜已四鼓宋后使繼恩出召德芳繼恩以太祖傳國晉王之意素定不請德芳徑趨開封府召晉王見程德玄先坐于府門繼恩詰之德玄曰夜有當關疾呼者曰晉

王召出視則無人如是者三吾恐晉王有疾故來繼恩異之乃告以故扣門俱入見王且召之王猶豫不行曰當與家人議之入久不出繼恩促之曰事久將為他人有矣時大雪遂與王於雪中步至宮繼恩使王止其直廬曰王且待於此繼恩當先入言之德玄曰便應直前何待之有乃與王俱進至寢殿后聞繼恩至問曰德芳來耶繼恩曰晉王至矣后見王愕然遽呼官家曰吾母子之命皆託于官家王曰共保富貴無憂矣其下分註云此據司馬光紀聞又云甲寅太宗即位謁見萬歲殿之東將以暴白二帝授帝號勸殆絕以上長編本文將以暴白二帝授受之明以解世俗疑似之傳者也胡陳二子作為私史紀載其事考究不詳刪節欠精立言無法遂使太祖有不得其死之疑太宗有賊害其

君之謗嗚呼茲豈小事而可輕忽如此哉設使
太宗誠有此事其罪固不容誅矣萬一無之豈
不負千古之冤哉抵罪反坐韓子所謂人禍天
刑必有所歸矣且符瑞志及野錄所載者皆以
神異人之靈驗而已非國正史也野錄云祖宗
潛躍日嘗與
一道士遊無定姓名自曰混池又曰真無二
者每劇飲爛醉喜歌引其喉於杳冥間時或一
二句隨天風飄下惟祖宗聞之曰金猴虎頭四
真龍得真位至受禪之且乃庚申正月初四日
也自御極不再見下詔草澤遍訪之開寶乙亥
上已駕幸西苑生醉坐于岸木陰下笑揖太祖
曰別來喜安上大喜亟遣中人密引至後掖上
謂之曰我久欲見汝決一事我壽還得幾多生

曰但今年十月二十日夜晴則可延一紀不爾
則當速措置留之後死死吏或見宿于木末鳥
巢中或數日不見上嘗切切記其語至所期之
夕御太清閣以望氣是夕果晴星斗明察上方
喜俄而陰霾四起天地陡變雪電驟降移仗下
閣急傳宮鑰召開封尹即太宗也延及大寢酌
酒對飲宦官官妾悉屏之但遙見燭影下太宗
時或避席有不可勝之狀飲訖禁漏三鼓殿下
雪已數寸太祖引柱斧截雪顧太宗曰好做好
做遂解帶就寢鼻息如雷是夕太宗留宿禁內
將五鼓侍廬者寂無所聞太祖已崩矣太宗受
遺詔于柩前即位逮明登明堂宣遺詔罷哭聲
慟引群臣環王辰以瞻聖體王色瑩然如其言
出湯沐太祖英武其達生知命有如此者其言
固無足信然其中所云帝引群臣環王辰以瞻
聖體王色瑩然如出湯沐似亦知當時人有此

傳聞之疑也。惟涑水紀聞乃溫公所述，溫公平生無妄語，其筆之於書必不妄也。溫公亦以為太祖既崩而後太宗入，則無此事也。明矣。其召德芳及宋后託命之言，史雖不載，然觀其後太宗不成，宋后喪及二主不得其死，容或有之，亦未可知。此於太宗比諸弒逆，其罪為小，不必深辯。然溫公而著此說，似亦知當時人有此傳聞之疑也。雖然，胡陳二子固非矣，而李燾之書此亦豈得為是哉？夫志與錄二也，所載之事與其

人不同也。燾乃強合之，以為一，又改戳雪為戳地，改好做為好為之，又加以太祖屬以後事之語，何所據哉？嗚呼，有此事乎？無此事乎？果一事乎？果二事乎？史者實錄也，不核其實而輕信人言，可乎？由是觀之，啓後世之疑者，胡陳二子也。啓二子之疑者，燾也。况燾明言此據吳僧文瑩所謂湘山野錄者，正史實錄並無之。噫，正史實錄皆無，彼一僧之微居湘山之遠，且生後此，毋慮百餘年，何從而得此言乎？惟歐陽玄等所脩

宋史於太祖本紀書癸丑夕帝崩加以夕之一言於癸丑之下則凡所疑壬子夜之事皆不待辯矣秉筆者似亦知世俗有此傳疑故於諸帝之崩皆未有書夕者而此獨書其微意亦可見矣

○明太宗弒建文帝之事皇明通紀載之實直筆也吾學編甚詳

○續讀書錄四曰宋景濂諸子辨列周程于其後非尊道學者也失倫次甚矣周程太賢豈諸子之敢望乎

○蔡虛齋集四復林居魯書曰嘗觀宋太史文則覺其枝葉太盛面勢太張波流太靡雖屢屢自辨其非文人靜而味之則其骨氣及步驟終似未脫文人之習者况其學亦雜遇老談老遇佛談佛胸中本無主張忒把文詞及博洽當事了嗚呼豈知天地間事尚有大於區區文詞博洽者夫學不博不能約言不文不能遠固也但其中自有真偽之辨耳真者根於性率於道而

符於教其偽者性道教外物也宇宙之所以立
人物之所以生生不絕者以此性道教三者在不
耳凡在此三者之中則世所不可無亦自不能
無者若出於外類皆人之私智所爲於世無益
而有損盡可一掃除之或摘其近正而實者姑
存之而已管見如斯因得高明者一贊焉而亦
未能盡其說也

○蔡虛齋集三上天台謝祭酒先生書曰清家
居時提學周時可先生嘗爲清道及盛德云秉

禮持義一時學士大夫所共推重清雖不肖心
已知向往矣已而得赤城論諫錄讀之又得遜
志齋集及赤城詩集讀之三集者皆執事所訂
定表章其所關涉與近時人所刊行泛泛者迥
不類執事所養於是益昭然可辨私心益用勤
向慕不能忘第愚下之資不能遂藉是以私淑
爲愧耳三集之中遜志一編則天地正氣沈鬱
百年而幾泯滅者一旦遂得其全以顯行於當
世執事與黃亞鄉公及前學諭趙先生之功大

矣噫如遜志者蓋千載一人也天地幸生斯人而乃不終祐之使斯人得竟爲人世用天地果有知乎哉痛言及此使人直有追憾天地之心奈之何哉使斯人當日得盡行其志愚以爲伊周格天之業宜亦不遠而竟止此謂之何哉吾知良工爲之苦心甚矣篇爲之收句爲之訂今日編集之勞不減昔日著述之功矣遂使其正學其義氣今得與日月並垂光於天壤之內人得而仰之自當萬古不磨即此亦可以見道

理之外利害成敗所較終不多古今真可以旦暮視也理長於數亦明矣而執事之功亦於是乎有不可磨矣姑清得覽是集時以爲執事蓋遜志知已也于時華門私願只欲得執事輩人當路爲斯文宗主庶幾得以幸斯人而今日執事所位寔宗主斯文之任也豈非今日世道一機會哉清知執事自是得專爲斯文出氣力凡關係世道好事在所得爲者皆不久次第見矣近之爲國家生長人才遠之爲宇宙春秋是非

進之而遂斷國論贊皇猷以盡出其素蘊者蓋
皆自有其地如所聞近日條上六事亦其重節
目也
○遜志齋臨死之事詳于方氏年譜
○吳康齋未見其書
○曹月川四書詳說一從朱註
○薛文清見識之高丘文莊博文之富朱明之
後無有出其右者
○薛文清集十九敬吟曰人惟肖天地亦具天

地性性無物不存存性惟一敬心敬體不偏情
敬發必中頭敬形端直鼻敬氣肅靜目敬無邪
視耳敬無妄聽口敬不妄言身敬不妄動手敬
容必恭足敬容必重瞬息敬存身早作敬致用
致用在天倫天倫敬斯定夫敬必先義婦敬必
從令子敬孝必隆父敬思必盛臣敬百職修君
敬萬邦靖兄敬篤其愛弟敬謹其行朋友以敬
交然諾必重應敬則倫理明不敬百行病仰惟
古聖人一敬更相命堯欽帝之宗舜恭明兩並

祇台念禹德日躋有湯聖文王安敬止武王勉
 敬勝篤敬傳孔業敬德著周政敬惟群聖樞大
 訓迭輝映下逮河洛儒紹統闕迷逕整肅嚴隄
 防主一謹操柄惺惺不昏昧收斂無餘利用力
 在斯須百體孰敢橫聖途漸可登聖言良可證
 一敬苟不存萬欲皆奔縱身心墜卑汚網常滅
 天正禽獸將同歸人類孰與共噫嘻敬怠間狂
 聖越天阱法言述聖謨匪曰小子佞

○文清集四十持敬箴曰一刻之謹心在理存

一刻之怠心放理昏是知敬之一字乃直內之
 樞機養性之本根昔在伊洛道繼孔學開示群
 迷敬為要約其曰主一無適者欲人必專其念
 而不雜於多岐其曰整齊嚴肅者欲人必極其
 莊而不失於怠隳斯實內外交養之法持循之
 久自不容私其及門之士有曰惺惺法者蓋必
 有事焉而提撕於頃刻有曰其心收斂不容一
 物者蓋中虛無物而必極其靜一偉哉晦翁統
 承二程小大之學一以為宗慨彼前修年代云

往豈無瑤琴寶匣絕響在末小子氣質愚頑七
情內蠹百妄外干雖曰爲學徒侈華博究厥本
真久矣戕斲一日大覺前爲可羞蓋昧往訓放
心靡收念彼寸膠黃流可碧顛末旣陳期守勿
失

○文清集四十謹言箴曰誦謹言之訓習謹言
之事將三十年夕悔其失寤寐惶汗而旦或復
然殆將漸流於放終不克謹以速尤召愆汝縱
不自愛獨不念先人遺體之重降衷秉彝之全

誓自今始語不妄發保厥中之靜專至此而猶
飾虛詞尚循故態者當指正於蒼天慎行箴曰
思厥一身或動或靜日可見者皆謂之行行有
天則至明至正云胡小子操履靡定語默或流
於群妄應接復牽於多病是以德業不至於宗
廣馳騖將迷於蹊徑其自今始加夕惕以乾乾
欽聖謨而非禮勿動懲忿箴曰在損著象懲忿
有教樊昔辨惑孔亦以告蓋觸物易動惟是爲
先苟勃然而妄發必焚如以自煎德旣有乖生

亦受賊速禍召尤變故匪測我思我心本自湛
如云胡震撼弗克寧虛制之有法必懲必戒懲
摧其暴戒思其害惟暴若苗惟忿若根根除苗
剪事我天君天君既安百職從令怒或當然因
感而應應已而体無迎將留雖曰顏樂亦以是
求改過箴曰繼善成性天然之中安行者聖織
失曷從降自衆人人有年駁自心及身靡過不
作所貴士賢希聖希天希之之要改過爲先如
思之邪如事之失既炳其然必去必亟過去善

復日進可期尤謹再作迷復斯迷賴予小子仰
賴先業氣質庸愚過兼隱白亦云有覺厥治不
剛頻復厲矣徒發赦惶恐遂頑然將不省憶天
畀謂何而乃自棄因是發憤自訟以箴風雷宜
法太壯宜欽日悔日改期無則止希之之功勿
替終始存理箴曰惟天生人惟人有理理爲之
何物則是矣圓外竅中五性渾全感而遂通四
端秩然顏色手足口鼻耳目以及衆體至微之
物直溫重恭止肅明聰或動或靜咸有厥中身

之所接萬事五品其理昭如各有程準凡此象
善悉備吾身放之則失操之斯存存之之要明
誠有教明炳其真誠踐其道惟此二者功不可
偏循之勿失士賢聖天慎微箴曰眇忽之間其
動曰幾究其所極千里斯違是以作易君子觀
羸豕而著象因地雷而謹微言發乎口雖捫舌
其靡及行達乎遠知駟馬之難追惟兢兢焉日
嚴乎斯語庶遠悔尤而天理靡戲大理箴曰惟
左執法廷尉象焉稽古之職士師庭堅官曰大

理歷茲有年其名不一其事則然蓋天之公陽
開陰闔立法憲天仁柔義過不率典彙或過或
惡天討以絕低昂斟酌乃有準臬職斯常刑讞
厥當否則歸廷平廷平攸執時惟鑑衡鑑灼隱
伏衡持重輕持照兩得克允克明罰當民服氣
協休徵明刑弼教聖所欽恤死者弗生絕者弗
屬而居而官宜何警肅勿徇貨利勿任憎欲勿
偏縱釋勿好刻酷有一于茲靡平靡燭敦紀瘵
官齋痛飲毒譬火銷膏辜亦已速邈哉千載乃

有良臣釋之定國持公體仁曰民不究曰無究
民功光簡冊慶及子孫高山宜仰景行宜遵小
子述誠敬勗我人

○文清集二十一題通鑑曰千二半來治亂機
只從理欲辨安危若將此鑑爲心鑑三五如何
不並歸

○文清集二十一題書畫琴碁四首書鳥跡紛紛
變化多競將恣媚逐流波欲知筆力通神處點
畫都從王敬過畫翫物工夫有底忙江山萬景

入微茫欲知畫出乾坤意只有濂溪獨擅場琴
山自蒼蒼水自深焦桐瀉出伯牙心鍾期去後
今千載誰復人間是賞音碁夏屋聲敲玉石寒
輸贏只在一毫端傍人莫自誇高品當局方知
下子難

○文清集二十一題壽光分司壁畫四景春馬
蹄十載遍江山萬紫千紅取次看欲識春風今
古面殷勤還訪杏花壇夏赤日紅塵十丈深碧
溪垂柳愛清陰南風坐久頻吹面忽憶薰絃萬

古音秋山高木落水涵空萬物蕭森爽氣中却
羨隨陽無數鳥年年整翼候西風冬大雪茫茫
海上來仙山遠近玉樓臺天書捧得行陽氣一
歲衝寒有幾迴

○文清集二十七讀邵康節擊壤集

首二十一其一

乾坤清氣產英豪太隱天津道德高雪月風花
閑諷詠溪雲水竹自遊遨畫前有易心能悟刪
後無詩句獨謠金薤琳琅垂萬世無窮雅興自
滔滔其二玄社千年有召封故應華胄產英雄

居共舊業留餘韻卜洛新居有定蹤後學難窺
擊壤集先天都屬弄丸翁清風百世誰招得望
斷嵩高送去鴻其三三絕空餘贊易編千年圖
象竟寥然人豪真自從天挺羲畫原因到已傳
骨髓著書成大卷風花遣興有新篇驪龍領下
明珠在誰測東溟萬丈淵其四鳳在高梧不可
招天津清隱結衡茅小車遊處情何適大筆揮
時興自豪醕酌酒中心惻惻離披花裏思忉忉
空餘首尾詩垂世誰識秋風八月高其五壯遊

歸到洛陽居環堵蓬茅得自如外物不知軒冕
貴此心惟覺性夫虛環中日月行無息靜裏乾
坤樂有餘首尾詩成情可見何須象罔索玄珠
其六六朝全盛大平時卜築東都得自怡每與
真儒論大道時從國老和新詩盃傾綠酒寧嫌
淺車碾青蕪不厭遲莫道千年清響絕知音還
自有鍾期其七皇極書成識者稀原從羲子見
天機故應消長隨時變一任行藏與世違楊柳
堤邊風淡蕩梧桐枝上月光輝無邊清興難收

拾毛穎時時聽指揮其八天津橋上聽啼鶻只
是當時已惘然妙意都應窮卦畫餘情聊爾託
詩篇太和酒味濃還淡瓮牖蟾光缺復圓曾向
行窩看兒戲不妨歌枕自高眠其九手探月窟
足天根悟盡羲圖造化原嘉遯有窩材偃蹇觀
光無意羨飛騫詩成比賦猶堪詠道在希夷信
莫言勝日良辰留客處清風滿抱酒盈樽其十
盛時京洛足鸚鵡翁有無名與住還劇論直窮
天地外清吟多在水雲間榮枯任物心無繫消

長隨時我不關，自得人閒無味樂。好詩留與後來看，其十一排風御氣復，鞭霆歷覽無邊造化情。隨分自能安，至樂翫心誰復識。高明先天圖，有羊羊運皇極。書爲世世經，首尾詩成多。寓興調高白雪少，人聽其十二笑傲林泉樂。太平洛陽誰不愛，先生嚴寒暑雨何曾出。溫煖清涼却解行，金谷風和吹道服。銅駝雨霽隱車聲，行窩十二閑游處。父老兒童喜送迎，其十三人情物理總分明。七十年來老洛城，只向窩中耽至樂。

卻於身外薄浮榮，花紅柳綠隨時賞。雲白山青取次行，還復振衣千仞上。都無塵垢半星星，其十四嵩山洛水舊神州。結屋天津景物幽，修竹林中靈籟響。梧桐葉上露華流，弄丸古意誰人識。戲筆新詩有客求，春煖秋涼出遊處。無邊清興更悠悠，其十五始終天地在胸中。還似危樓出半空，極論每生賢達敬。閑談儘與俗人同，巡行堤柳春搖綠。點檢園花曉綻紅，風景滿前皆自得。濡毫又見小詩工，其十六外臣自昔有由。

巢不是山人索價高，獨向杯中存燮理。每從環
內樂逍遙，纔看園老分斑笋。又見端明送藥苗，
餘事盡從吟咏見。感時懷古興滔滔，其十七共
愛先生共卜居。天津水畔是吾廬，陰陽燮理三
盃酒。皇朝經綸幾卷書，儘有清風生几席。倍多
明月照庭除，生平祗是過人處。贏得雙眉日日自
舒其十八老去吟多首，尾詩賦和比興盡兼之。
陶鎔物象方知富，漏泄天機始見奇。水面生風
秋浩浩，天心轉月夜遲遲。有丸祗向閑中弄，肯

借高人試一窺。其十九洛陽全盛想當時，春煖
秋涼任所之。金谷名園花綻錦，銅駝古巷柳垂
絲。霜林高鳥爭歸疾，沙浦冥鴻欲去遲。萬象有
情渾自得，詩囊還載小車兒。其二十少年應自
得雄才，老悟玄機。此意灰歲月，風光情自得。山
雲水石興悠哉，一環理窟閑中見。萬古天心動
處來，寶匣瑤琴遺響在。幾何人識伯牙懷。
○文清集二十八猫說曰：余家苦鼠暴，乞諸人
得一猫形魁然大爪牙，銛且利。余私計鼠暴當

不復慮矣以其未馴也繫維以伺候其馴焉群
鼠聞其聲相與窺其形類有能者恐其噬已也
屏不敢出穴者月餘日既而以其馴也遂解其
維繫適覩出殼鷄雛鳴啾啾焉遽起而捕之比
家人逐得下咽矣家人欲執而擊之余曰勿庸
物之有能者必有病噬雛是其病也獨無捕鼠
之能乎遂釋之矣已則怱怱泯泯饑哺飽嬉一
無所爲群鼠復潛視以爲彼將匿形致已也猶
屏伏不敢出既而鼠窺之益熟覺其無佗異遂

歷穴相告曰彼無爲也遂借其類復出爲暴如
故余方恠其然復有雞雛過堂下者又亟往捕
之而走追則嚙者過半矣余之家人執之至前
數之曰天之生材不齊有能者必有病舍其病
猶可用其能也今汝無捕鼠之能有噬雞之病
真天下之棄材也哉遂笞而放之

○文清集二十八書諸葛武侯出師表後嘗謂
義利二者不能並立古之君子能建大功立大
業垂大名於萬世者未嘗不重義而輕利也如

諸葛武侯自昭烈枉顧即以身許馳驅其所以
勞心焦思謀畫規圖者曷嘗頃刻而不以討賊
興漢爲義哉至其爲子孫衣食之計者不過成
都之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而已外此則別無
絲毫取於人而益其家也其重義輕利如此故
能噓炎光於已燼之日續漢統於既絕之秋雖
弗克遂其攘除姦寇興復漢室還於舊都之志
而大義固已伸於天下宜其偉烈洪名垂諸萬
世而不泯也切怪後之君子建功立業者莫不

慨然以古人自期然其爲義之公或有不勝其
計利之私故其正大光明之業有不及古人遠
矣愚因讀武侯出師表有感而書此于其後云
○文清集二十九答李賢司封書曰往年舟中
有懷足下律詩三十韻近日所述敬吟一首具
錄別紙并謝奉答之稽慢伏冀照察不宣

○文清集二十九答曹安司訓書曰書復廣文
曹司訓近得書歷叙游宦鄢陵見慕之切且極
稱道區區行已出處之義以愚老豈敢當其萬

且區區素與廣文未識面特以鄱陵前後風聲相接之故遂荷此厚愛足見廣文好善之心無間於踈數也所要作啟少師比干集序又見廣文景仰忠賢之心然區區思之至再_レ以稱許少師之仁已見於先聖孔子之言後人雖欲重累其辭諒無以出其一言之外者以是果於不敢作非有吝也以厚意不可虛特具小簡以復惟廣文裁察妙甚

○文清集二十九答閻禹錫書曰喻取朱子文

集語類諸書掇其精者題曰晦菴要語云欲寄示此正欲快覩早寄爲妙所要讀書續錄但愚老自備遺忘耳亦何足觀也近讀近思錄程子謂方道輔曰經以載道誦其言辭解其訓詁而不及道乃無用之糟粕耳覲足下由經以求道異日見卓立於前有不知手之舞足之蹈竊謂因經以求道乃進學之至要蓋凡聖人之書皆經也道則實理之所在苟徒誦習紙上之經而不求實理之所在則經乃糟粕如程所云也以

足下之明敏於程子要語從事必熟特以愚老
敬慕之切故敢瀆言之更希留意妙甚率此奉
復欠備惟心照不宣又曰所求文獻通考叢藁
二書叢藁所未見通考家故有之博而不約殆
非理學之所急云云嘉按胡敬齋亦曰馬氏作
文獻通考雖欲博通古今但雜而不精胸中元
無權度故斷制多差

居業錄二

○文清集二十九與楊秀才書曰瑄七八歲時
侍先君子左右聞其稱古之人某為大儒今之

人某為偉士因竊自私記於心曰彼亦人耳人
而學人蓋無不可及之理也其時瑄雖有志於
是顧方屬對偶習聲詩而尚未知所以為學也
又六七年先君子見可教遂授以四書及他聖
賢書曰此為學之要也汝其勉之瑄拜受所教
遂發奮篤專於誦習晝不足則繼之以夜夜坐
倦則置書枕側而卧閱之或有達旦未已者至
於行立出入起居飲食不諷諸口則思諸心雖
人事膠擾未嘗一日而易其為學之志也如是

者積十餘年然後若有以察夫聖賢千言萬語之理無不散見於天地萬物之中而天地萬物之理無不統會於此心微密之地自是以來澄治源本而恒懼夫邪慮以淆之篤專脩習而不敢以他好奪之積之既久間因以其中之欲發者發而爲文辭則但覺來之之甚易若或有物以出之於內而迫之於外也其後以先君子命從試於有司一往即得之仰希大儒偉士雖不敢及然韓子所謂在進士中粗爲知讀經書者

竊以爲近似焉今退居又六七年矣中間遭值大故哀痛悲傷之餘尚懼頑愚荒怠以負先君子之大訓因時取向所授書而溫繹之但覺意味之愈切理趣之愈深蓋有得於心而不能形諸言者矣此瑄之所以自少及長凡勤苦僅得而猶不敢自巳者此也

○文清集二十九戒子書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倫理而已何謂倫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五者之倫序是也何謂理即父子有親君臣

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之天
理是也於倫理明而且盡始得稱爲人之名苟
倫理一失雖具人之形其實與禽獸何異哉蓋
禽獸所知者不過渴飲饑食雌雄牝牡之欲而
已其於倫理則蠢然無知也故其於飲食雌雄
牝牡之欲既足則飛鳴躑躅群遊旅宿一無所
爲若人但知飲食男女之欲而不能盡父子君
臣夫婦長幼朋友之倫理即煖衣飽食終日嬉
戲遊蕩與禽獸無別矣聖賢憂人之陷於禽獸

也如此其得位者則脩道立教使天下後世之
人皆盡此倫理其不得位者則著書垂訓亦欲
天下後世之人皆盡此倫理是則聖賢窮達雖
異而君師萬世之心則一而已汝曹既得天地
之理氣凝合父祖之一氣流傳生而爲人矣其
可不思所以盡其人道乎欲盡人道必當於聖
賢脩道之教垂世之典若小學若四書若六經
之類誦讀之講貫之思索之體認之反求諸日
用人倫之間聖賢所謂父子當親吾則於父子

求所以盡其親，聖賢所謂君臣當義，吾則於君
臣求所以盡其義，聖賢所謂夫婦有別，吾則於
夫婦思所以有其別，聖賢所謂長幼有序，吾則
於長幼思所以有其序，聖賢所謂朋友有信，吾
則於朋友思所以有其信，於此五者無一而不
致其精微，曲折之詳，則日用身心自不外乎倫
理，庶幾稱其人之名，得免流於禽獸之域矣。其
或飽煖終日，無所用心，縱其耳目口鼻之欲，肆
其四體百骸之安耽嗜，於非禮之聲色臭味，淪
溺於非禮之私欲，宴安身雖有人之形，行實禽
獸之行，仰貽天地凝形賦理之羞，俯為父母流
傳一氣之玷，將何以自立於世哉？汝曹其勉之，
敬之竭其心力，以全倫理，乃吾之至望也。

李賢撰通議大夫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
士直內閣薛公瑄神道碑曰：吾道正脈實由近
世，周程張朱有以倡明之也。至我太宗文皇帝
乃始表章其言行，天下由是天下士習一歸于
正，嗚呼盛哉！然今之君子能忻慕而篤信之，則

河東薛公其人也公諱瑄字德溫世爲山西河
津人其先自奚仲封薛侯居河東子孫遂以爲
氏曾祖常祖仲義皆通經教授鄉里父貞洪武
初領鄉薦爲真定元氏教諭仲義貞俱以公貴
贈通議大夫大理寺卿祖母母皆淑人初母齊
淑人夢一紫衣人謁見已而生公祖以生時卜
之吉曰此子必大吾門童時教之詩書輒成誦
日記千百言貞爲滎陽教訓公侍行時年十二
以所作詩賦呈監司監司奇之

嘉按讀書錄四
曰余少年學詩

學字錯用工夫多早既而聞魏范二先生深於
移向此廢幾萬一理學乃禮延于家供子弟職日與講習周程張
朱性理諸書久之嘆曰此道學正脉也遂焚其
所作詩賦專心於是至忘寢食永樂己亥貞改
河南鄆陵時教官考績以科貢多寡爲黜陟貞
大以爲憂公乃補鄆陵諸生遂中河南鄉試第
一明年登進士第以省親西歸是歲秋貞有疾
公日夜不離左右及居喪一遵古禮服闋願就
教職會宣廟思得良憲臣選擢雲南道監察御

史出監湖廣銀場公聞前監者多致富至則黜
貪墨正風俗手錄性理大全一書潛心誦讀嘉
讀書錄八曰性理大全書以周子太極圖冠於
篇端默識而旁通之則一書之理不外是矣非
獨性理大全一書不外乎是以至五經四書與
凡聖賢之言又豈有出此圖之外者哉嗚呼其
肯深矣此文清自得處其每至夜分方寢或思
肯非大全者所敢知也
有所得即起然燭記之或通宵不寢味而樂之
不知手舞足蹈也丁繼母憂服闋會有言學政
不舉者吏部尚書郭璉首薦公提調山東學校
公欣然就之曰此吾事也每臨諸生必親為講

解不事夏楚皆呼之曰薛夫子未幾用楊文貞
公薦召為大理寺右少卿明日轉左少卿公作
大理箴以自警時中官王振權傾一時或欲邀
公拜其門公正色曰安有受爵公朝拜官嘉按
通紀言行錄吾私門耶已而遇諸途衆行跪禮
學編官作息
公獨不屈振由是不悅會有獄夫實病死三年
其妾私於人欲出嫁妻弗聽遂誣妻魘魅夫死
公為辨其冤都御史王文誥事振乃誣公出入
人罪繫獄當死人皆危之公怡然曰辨冤獲咎

死何愧焉手持周易誦讀不輟至覆奏將決大臣有申救之者得免官放歸田里

救又家乞代死得免歸田

公居家六年閉門不出留心理

嘉按吾學編曰得大臣伸

學造詣益深正統己巳以吏科給事中程信論薦起公為大理寺丞時虜騎薄都城公分守北門都帥初疑其迂及接言論遂訪策焉公曰以天時人事驗之北虜必霄遁既而果然貴州苗寇猖獗朝廷命將往征之公督軍餉事竣而還景泰初懇乞致仕學士江淵上疏留之明年陞

南京大理寺卿有富豪殘虐人命者獄久不決執法者欲貸之公曰死者何辜竟抵于法明斷之譽播于民謠刑部尚書楊寧都御史張純初以才力相尚及與公同事嘆曰如薛公當於古人中求之中官金英奉使道出南京公卿俱餞於江上公獨不往英至京言於衆曰南京好官惟薛卿耳壬申秋召至京復為大理寺卿有草場火朝廷欲置典守者罪公力辨之獲免蘇松有饑民乞粟富家吝而不與遂火其屋蹈海以

避罪時遣太子太保王文往廉之文以謀叛籍其家衆皆畏勢莫敢發公抗章辯之文亦悟其非獲免者甚衆是歲公年近七十復乞致仕不允天順改元英廟復立素知公學行還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召入內閣知制誥尋主考會試事竣轉左侍郎居數月公見將臣石亨等竊弄威權嘆曰君子見幾而作豈俟終日乎遂引疾懇乞致仕居家八年四方學者從之甚衆公惓惓以復性爲教嘗曰此程朱喫緊爲人處

而歐陽公言性非所先誤矣又曰學者讀書窮理須實見得然後驗於身心體而行之不然無異於買櫃而還珠也忽遭疾彌留衣冠危坐於正寢精神不亂悠然而逝時風雷大作有白氣上升天順甲申六月十五日也距生洪武乙巳八月十日享年七十有三

嘉按吾學編亦云卒年七十一

敬軒臨終口號七十六年無一事此心惟覺性天通

配甯氏贈淑人生子

四人溥淳治濬邑庠生孫男四人襟登天順甲申進士嗚呼公之學踐履篤實之學也居恒每

以聖賢為師隨其所寓一言一動於理稍有違失便覺身心不安凡辭受取予必揆諸義一毫不苟晚年玩心高明默契其妙有不言而悟者其中處大節光明峻潔於富貴利達泊如也接人無大小眾寡一以誠待之教之有序而其言平易簡切不為穿鑿奇僻之說為文必根於理辭旨條暢所著有讀書錄二十卷河汾集藏于家獻徵錄十三下三條同

○成化元年監丞李紳首請公從祀孔廟劉文

安公繼講公從祀言公直躬慕古談道淑徒進無附麗退不慕戀勤學好問可謂文矣歸潔其身可謂清矣名臣記

○羅整菴曰讀書錄有云韓魏公范文正諸公皆一片忠誠為國之心故其事業顯著而名望孚動於天下後世之人以私意小智自持其身而欲事業名譽比擬前賢難矣哉其言甚當薛文清蓋有此心非徒能為此言而已困知記

○弘治元年令春秋專祀於鄉隆慶五年詔從

祀孔子廟稱先儒薛子

傳道錄

○讀書錄附錄薛文清公祠堂記南京禮部侍郎呂柟撰其言謂柟嘗從儲初二公至河津謁先生也請記其事嗟乎先生今代儒之道學其一人乎先生之生也紫衣兆母齊之夢母將就衣人啼聲動祖義之下先生生有異質家人欲棄祖聞哭聲乃止五藏露如水晶其精透骨七歲通乎論孟其智鄰神云云

○吾學編名臣記薛文清公傳公嘗曰自朱子

後性理以明不必復著書

嘉謂此真格言也

程明道許

魯齋未嘗著作而言道統者必歸焉

嘉謂稱魯齋恐過矣

天順八年卒年七十三謚文清劉文安公嘗請公從祀孔廟言公直躬慕古談道淑徒進無附麗退不慕戀勤學好問可謂文矣歸潔其身可謂清矣若論其於道所得以比朱子諸徒若黃榦輔廣之親承微言金履祥許謙之推衍諸說未知可伯仲否至斥建言者為非愚則諛過矣言官屢乞進公從祀先師廟庭不果嘉靖二十

三年令春秋專祀於鄉

嘉謂黃勉齋者朱門高弟文清當在其列輔廣

等非其倫矣金履祥博學則有之而

許謙可以比輔廣爾

○皇明名臣言行錄薛瑄傳授廣東道監察御史時三楊當國令人屢邀先生欲一識面先生曰某忝糾劾無相識之理一日三楊于班中尋識之曰薛公見且不可得况得而屈乎稱嘆不已言命王振之專政也問三楊曰吾鄉亦有可為京堂官者乎三楊以瑄對乃召為大理少卿瑄初至京居朝房三楊先過之不值語其僕曰

若王之擢王太監力也朝罷可即詣謝明日朝退又使人語之終不往振至閣下問薛少卿安在三楊為謝且曰彼將來見也知李賢與瑄厚召令轉語之賢往道三楊意瑄曰厚德亦為是言乎拜爵公朝謝恩私室吾不為也久之振知其意亦不復問一日會議東閣公卿見振皆拜先生獨立振自是啣之會指揮某死振姪王山欲娶其妾妻持不可妾因誣告妻毒殺其夫下御史問誣服大理駁還之如是者三都御史王

文承振風旨劾瑄得賄故庇死獄詔逮至午門
會問瑄呼文曰若安能問我若為御史長自當
迴避文怒奏強囚不服問理當死詔縛至西市
門人皆奔送瑄神色自若會振有老僕素謹愿
不與事是日泣于厨下問何為曰薛夫子將刑
故泣振問何以知之僕曰鄉人也備言其賢振
意解傳旨赦之謫戍邊衛王文恪公紀聞英廟復位召
公自大理入內閣侍郎李賢喜曰正先生行道
時也公曰某自外臣驟進誠意未孚百日召入

便殿上服短衣小帽先生不入上遽易服入見
語及平時皆正心誠意之言左右曰此正薛夫
子也居數月議將遣使求獅子於西番公諫不
聽又見將臣石亨等竊弄威權嘆曰君子見幾
而作豈俟終日乎引疾懇乞致仕得允三日即
出城行至直沽遇風雨舟不能行餼糧俱乏日
中猶未舉火吟咏不輟子淳私愠公不為意曰
我雖困而道自亨也神道碑先生初入閣懇以疾
辭石亨素敬先生來視疾因謂曰如即不留我

為啓上請敕書為一字塾以訓子弟且以資其養
如何先生曰昔魯齋仕元三字敕書以教人
魯齋縣於梁終身不以示人及卒發而視之乃
敕書也某若資其養曷若不辭官之為愈也南
陽李先生當國每以書寄先生始終不答門人
問之曰昔溫公退居于洛呂申公當國屢以書
問起居溫公不答某亦此意耳先生平日奏疏
刑其藁皆不存一日檢閱舊書束置架上為詩
曰七十六年無一事此心惟覺性夫通忽遘疾

正衣冠危坐而逝迅雷震地白霧繞屋門人闕

行狀○嘉按文清集二十一臨終口號曰上狀
羊褥紙屏風睡覺東窓日影紅七十六年無一
事此心惟文清銳志道學著讀書錄二十卷多覺性天通

名言嘗曰自朱子後性理已明正不必著書程
明道許魯齋皆未嘗有所著作而言道統者必
歸之亦確論也至謂吳草廬未及許魯齋則予
不敢知耳縣笥瑣探○嘉謂文清議草廬正其是
定論也道統歸于魯齋則吾不信之
也力行好古進趨有程寢寐河洛以究春陵楊
歷外憲大棘之卿縲紲非罪復起而丞貳卿掌

制以弼以丞豈寶遠物而志可行乞年以退維
道之禎彭韶撰贊

○皇明通紀甲申天順八年六月禮部左侍郎

兼翰林學士致仕薛瑄卒贈禮部尚書謚文清

瑄出處光明峻潔于富貴利達泊如也教人倦於復性嘗曰讀書窮理須實見得然後驗于身心體而行之不然無異于買櫝而還珠也所著讀書錄二十卷多名言

○瓊臺會稿一道南書院記曰道學復明于宋

起自西南而行于中州其後也復還於東南蓋

天示奎文以開有宋一代文明之治生周子於

道州營道縣歷四葉天子以明道紀年是歲明

道生于黃州之黃陂明年伊川生太賢所生其

地其時皆不偶然也二程侍其父太中公宦游

南安周子適官于是承父命從學焉是則道學

之興其始蓋自南安程子既長歸北方乃以其

所得於周子者教河洛之間一時南北學者從

之游南方之士其尤著名者游與楊也游之別

也程子未嘗無贈言惟龜山先生之行特發為

吾道南矣之嘆所謂南者非道始之南也道終

通志

文獻通考

三十一

歸于南也嗟乎先生之歸豈但儒道隨之而南哉曾幾何時而世道亦從而南中原遂淪於夷狄雖以嵩洛間人亦不復知有程學幸而奎文道脉中興于南朱子者出斯道乃大明于甌閩之間使天下後世知有聖賢全體大用之學帝王大中至正之道萬世行之而無弊者其功大矣後之人推原所自咸歸其功於龜山先生蓋以周程二三子發明孔孟不傳之秘絕學千五百年之後演斯道之脉而延之俾常行至今者

非先生之功而誰功傳曰道待人而後行當宋運中否假饒世無先生則無朱子矣無朱子則周程以上所傳之要堯舜以來相承之緒必至中絕其所關係豈細故也哉是以尚友古人者不徒論其世而必表其地也謹按先生自五世祖來居將樂初師程伯子于潁昌繼師叔子于洛得道南歸以授其徒羅仲素仲素之先豫章人也避難來居南平後徙于沙仲素於楊門獨能任重詣極以所得河洛之學授其同邑李愿

中而朱子淵源實於是焉。出是三先生者皆劔
產也。而朱子亦生劔之屬邑。尤溪夫以一郡之
狹四邑之小二三百里之近百年之中乃有四
賢並生于一時。上承下啓以延千萬年道學之
脉。其地蓋視東周之鄒魯也。昔孔子生於魯。當
成周之既東。乃欲興其道于東方。蓋謂魯也。然
而竟不得如所志。惟以斯道傳其徒。曾參參以
傳聖孫。汲汲傳于鄒孟軻氏。後世稱斯文之宗。
必曰孔子孟軻文獻之邦。則歸魯鄒云。方宋盛時

孔孟之道大行於河洛之間。是時猶未南渡也。
先生歸延平。程子已謂其載道之南。其後果有
羅李二先生繼先生而起。以傳其道。集大成於
朱子。今天下家藏朱子之書。人習朱子之學。夫
孰不知其淵源來自紫陽。而聚徒講授于考亭。
雲谷之間。以發揮程學。上溯孔孟之傳。抑亦或
有不知劔浦之濱九峯之麓。乃朱學所從來之
要會者矣。苟非當路君子。有以表章之。夫孰知
其然哉。鄙易蘇章蚤習程朱之書。以明經登進。

士第歷官郎署來知延平府事慨然欲推所學以見于行首以化民成俗爲政恒謂世之論道學所興之地必曰濂洛關閩閩八郡而分上下茲郡實居上下之中西與建境其西之趨會府者沿劔津而下東與福境其東之朝京國者泝劔津而上或往或來何莫不由於斯閩中所產士以朱子爲第一流人物而閩士所建立者以重明道學爲第一等事功延平爲郡雖僻而小然其所關係甚重而大如此非但有光於八郡

也於是與其同寅通判府事應元徵推官玉鐸圖所以厚報祀而大顯揚之者僉曰三先生於南沙將樂舊各有專祠近又於郡城北隅合而祠之毋庸致力矣今吾儕新構公宇以爲朝命重臣駐節之所甫永告成而未有名稱盍揭道南二字以爲書院之榜以示八閩士民與夫四方宦游士大夫凡使節往來及以事經行者俾知茲郡爲道學重興淵源所自之地不亦躋歟使曰然遣伴來求記予予旣推原斯道所以

南之故及其書院所以名者如前又爲紀其規
制歲月曰書院在府治之東廣丈十有一長十
有七前爲三門後爲廳事中爲堂最後爲燕息
之所前後各六楹並翼以兩廂通環以周垣經
始於弘治壬子春其落成則是歲之秋八月也
弘治
癸丑
○瓊臺會稿二稽古軒記曰天地有初也生民
有初也凡天下之萬事萬物亦莫不有初也自
吾有生之前以溯夫天地生民事物有初之始

皆古也今時所謂古乃昔時之今非物有古今
也時焉而已昔文公先生作小學書以教萬世
始於立教繼以明倫敬身而終於稽古蓋歷傳
記接見聞紀述古人之嘉言善行以實前言也
人生八歲入小學則以是教之所以端其趨向
廣其見聞以法則也海南節使周遠士
毅自幼開敏異嘗方入小學時從師讀文公是
書則慨然興起知所嚮往稍長嗣祖職以僉衛
事公暇輒親近儒生購求書籍皮于軒窓之中

時會師友以講閱焉扁其軒曰稽古蓋有取文
公立教之意也以予鄉先達與厥祖廣平公爲
夙契世有通家之好求予文爲記予惟稽古之
言始見于虞書之堯典舜親授受于堯僅再世
也虞廷史臣述堯之事遽以稽古爲言由是觀
之所謂古也者非必閱世久遠也則雖父子易
世之間咸可謂之古矣雖然古豈易稽哉昔秦
延君解堯典粵若稽古殆三萬言自堯至舜一
代尚然况生千載之下而欲考千百載以上之

事世代遼邈典籍浩繁必欲一一以盡之非窮
晝夜竭心思殫日之力一息不容少懈者豈易
能哉是以古人有近思切已之說焉士毅出自
武胄食世祿以爲武官所業者武事所聯比者
武卒近而思之切于已者尤在武臣于願士毅
公退之餘涉獵討論之際遠歷乎平記近按乎
見聞以求古人之嘉言善行究諸而服行之
無數焉古人嘉言有所謂委質爲無有二心
也食人之祿則死人之事也已所以勿施於

人也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也臨事惟好謀而成也貴謀而賤戰必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毋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毋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古人善行有所謂說禮樂而敦詩書者與士卒同功苦者以全取勝先計而後戰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者擊鼓投壺雖在軍旅而不忘俎豆者伏簡易寬小過而總大綱者擇古人言行而取之以爲吾身今日之用雖聖賢切問近思之學不外是矣豈但一武將之事而已士毅勉乎哉毋徒慕其名而必既其實也

瓊臺會藁三玉溪師傳錄序曰昔者聖人於易於書於詩於禮樂於春秋贊之刪之定之修之皆出自其手筆既已成書矣門弟子又即其所見者所聞者所傳聞者輯之以爲論語則雜出衆人之手不止一人一日也後世讀其書誦其詩者不徒見其述作者爲然而又於此得以驗夫聖人之平生出處言論行事與所述作者

無不符合真信聖人非徒有是言也而言無不可行焉寥寥千載此學不傳朱夫子承周程之傳以上接孔孟千載之緒其所著述於易有本義於詩有集傳於四書有集註其句於資治通鑑有綱目亦皆出自其手筆而為成書矣其門弟子又編次其平日與門人問答之語以為語類宛然孔氏家法也然所以類而錄之者有池本有饒本有續錄雜出於衆手其多至八十七家其視孔門所論讓者蓋十數倍焉今去朱子

時餘三百年于茲所謂八十七家者皆列其氏名于卷首若廖德明氏輔廣氏李閔祖氏葉賀孫氏凡九十有二人其九十二家之子孫在今世者果誰何哉大率朱門之士閩產為多而在建郡者則以玉溪童蜚卿氏為巨擘其錄在饒本繫以康成所聞次為十五既已編在語類大全梓行于世蜚卿諱伯羽世居建郡玉溪之上朱子嘗過其家題其所居之室曰敬義人因稱為敬義先生所著書有孝經衍義又嘗錄其師

說以爲悔菴語錄一書藏于家塾中更兵火不
存其九世孫訓編加詢訪始得語錄于鄉人家
然殘缺已過半矣後以刻本語類大全相參校
訂補其缺略始克成編因易其名曰玉溪師傳
錄茲以從子鄉貢進士欽會試來京師命欽求
予言以叙其始始將刻諸梓以傳于世庶幾後
之人知其家世歟獻流傳之所自云
○瓊臺會稿三本草格式序曰儒者之學不但
有性理之學而又有物理之學焉大學之教以

格物爲先而聖人教人學詩亦欲其多識鳥獸
草木之名爾雅一書亦於草木蟲魚詳焉予幼
有志物理之學讀書之暇遇物輒加考究後見
夾漈鄭氏通志略序文所謂儒者達詩書之旨
而不識田野之物必廣資動植洞見幽潛通鳥
獸之情狀察草木之精神然後參之載籍明其
品彙意其必大有所深造也徐而考之不過刪
節醫家本草而已及以本草觀之凡藥有所疑
者日華子曰是此物陶隱居曰非圖經曰宜治

此病衍義曰不然嗚呼作書者尚不灼知其物之真的考書者又何所據而用之哉況其所載藥品動至數千其中有世人所不識古方所不用者紛紜錯雜卒無定見心竊病焉後得王好古湯液本草簡而且要心甚喜之然其中所載之藥如藿香本草類也而載之木部之中譬則善風鑿者不能辨其人形之男女又安能察其人之氣色而知其休咎哉竊念醫書之有本草如儒家之有字書也不識字義者斷不能爲文

不識藥性者又安能治病哉是故欲識藥性先識藥形然所生之物地各不同不皆聚於目前也不有纂要之書又何自而識之哉予以此故即邵子觀物之說本周禮五藥之目擬爲本草格式及採取條例一編藏之巾笥以俟後人用焉夫自神農作本草之後漢世始詔求其書歷唐宋以至於元代代皆加修纂無一代不然者然所命執筆者多儒臣儒者於方技固未能盡通而專業方技者又未必能執筆是以其書雖

多然皆博而寡要泛而無實非獨無益於世而或至於誤人也亦有之矣予學儒而不通於醫竊本儒家所謂物理之學者以爲醫家本草之書較之舊本似亦有可取者顧惟欲成此書須是足迹徧天下然後可也今頭顱種種矣拘於職不出國門者幾三十年不日將乞骸骨歸老海隅諒於此生終無可成之期姑序其槩而藏之異時管老菟裘及正首丘之後萬一國家欲承前代故事成一代之書以嘉惠生靈或有以此聞之于上擇而用之緒而成之死且不朽矣謹書以俟

○瓊臺會稿三明堂經絡前圖序曰明堂者黃帝坐明堂之上與岐伯更問難因雷公之請坐明堂而授之故謂之明堂云其書上窮天紀下極地理遠取諸物近取諸身不專爲人身設也而後人作爲圖經以明氣穴經經乃專以歸之明堂何哉蓋以黃帝之問岐伯之對雷公之授受所以上窮下極而遠取者不過明夫在人之

理而已黃帝之問岐伯首謂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蓋謂是爾夫人得天地之性以生疑而爲之形流而爲之氣內有臟腑以應天之五行外有面部以象地之五嶽以至手足之有經絡十二以應經水肢體之有系絡三百六十有五以應天度其氣穴稱是以應周晷之日上下有紀左右有象督任有會俞合有數是人一身生天地之間全陰陽之理聚五行之氣備萬物之象終日之間動息坐卧百年之內少壯艾老無非

是身之所運用而恒與之偕焉乃至有其身而不知其身之所有而凡在其身者若臟腑若脈絡若孔穴曾不知其形狀何如其氣脉安寓其名稱曷謂是有其身而不知其身之所以爲身也凡諸其近也且然况又欲遠取諸物而上窮下極也哉或者貽予以鎮江府所刻明堂銅人圖面背凡二幅予懸之座隅朝夕玩焉病其繁雜有未易曉者乃就本圖詳加考訂復以存真圖附繫於內命工重繪而刻之考史宋仁宗天

聖中命尚藥奉御王惟一考明堂氣穴經絡之
會鑄銅人式惟一又訂正訛繆爲銅人腧穴針
灸圖經上之詔摹印頒行其後又有石藏用者
按其狀繪爲正背二圖十二經絡各以其色別
之意者京口所刻即其圖之遺製歟嗟乎所貴
乎儒者以其格物致知於凡三才之道萬物之
理莫不究極其所當然而知其所所以然也矧吾
有是身至切至要長與之俱長老與之俱老而
不知其狀其識其名可乎此予所以不自揆而

纂爲此圖非獨以爲醫家治病用而於儒者所
以養身之方窮理之學亦未必無補云明堂經
絡後圖序曰聖人所慎者三而疾居其一一是疾
之爲疾係人之壽夫死生不可忽焉者也聖人
猶且慎之况餘人乎欲慎其疾必知其疾所自
出之原而加慎焉則百病不生百病不生則能
盡人所以生生之理而不枉其天年矣且疾所
自出之原果安在哉身而已矣是身也稟氣於
天地受形於父母固非天地雕刻而爲之亦豈

父母布置而成之也哉然而五臟六腑四肢百體骨骼經絡俞合孔竅無一而不備焉人能保而養之則全而歸之矣全而歸之則人爲吉人子爲孝子而無忝於天地之委形父母之遺體矣彼夫六合之間橫目而黎首者焚焚攘攘自戕不知自保者多矣然其間亦或有偶能保全之者蓋亦資稟之美爾非學問之功也所貴乎學者以其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理窮矣性斯自盡而命隨之欲窮夫理當自吾身始吾身所具

之理所謂天命之性率性之道聖賢所以建圖著書者固已明盡矣然其言深於理詳於氣而於所賦之形質則容有未備焉者予述此圖蓋示學者以理氣之所凝以成質者而使其知疾病根原之所自出而慎諸身學者誠能察之目而究諸心謹夫肢體之運動順夫氣脉之流行則可以奉親以盡孝保身而全歸矣若夫世之學方技者以之求十四經之流注八法之運用九鍼之補瀉亦未必無所助云

成化甲辰

瓊臺會稿六馮顥子充字說曰吾邑之鉅家
曰馮氏馮氏之彥曰仕魯仕魯第三子顥予長
女子塔也從其姑之夫鄉貢進士王克信來京
師講易以爲進士業將歸克信告予曰顥名而
未字盍字之予字曰子充復請申其義按字訓
顥大也而又謂之顥者大兼形氣而言顥則似
專以氣言焉人天地生者也天地至大者人
至小者也人以至小之形軀而欲全天地至大
之氣體其道何繇亦惟充之而已矣充得盡時

則上下四方之宇古往今來之宙皆吾分內事
也然則所謂充者夫豈易盡耶必有其本如孟
子所謂先立乎其大者必有其漸如孟子所謂
知皆擴而充之則充實而有光輝之地可造而
顯在我矣自有書契以來已有此顥之一言至
于有宋程太中始摘以命名其子所謂明道先
生者自是以來凡讀書者至於斯言未有不惕
然起敬者蓋字以人而重也今顥承其父命用
大賢名以爲己名其所以惕然起敬者宜何如

哉盍思之曰我之名大賢之名也大賢之所以
爲大賢不過盡人道而已人之道天地之道也
人道盡則天地之道盡矣道有未盡必思所以
充之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此程門教學者
入道之要也充之之道莫先乎此顯其勉之哉
勿徒諉曰此大賢事非我所能爲嗟乎旣受其
名烏可不任其實哉

○瓊臺會稿八壬子再乞休致奏曰臣先以右
目喪明左目又將昏暗具奏陳情休致欽奉聖

旨朕以卿文學老成方隆委任旣有疾宜善調
理不允休致欽此欽遵臣俯伏捧誦感極而繼
之以泣顧臣何人叨此聖眷有以見皇上求治
之篤待老之優雖愚庸迂避之臣年已老耄而
猶留自輔疾已篤廢而不忍棄捐天地生物之
仁堯舜願治之心也奈臣疾勢已成雖欲勉強
調理以仰副詔旨但血氣旣衰藥力無効恐終
無平復之理况臣所居之官以討論著作爲職
然其所以討論著作必資目視之力目力不

明將何以閱章奏操筆墨檢今制考古典哉且處禁秘之地預機密之謀代王言總國政非如在外諸司凡有文書可以使人代誦令人具草也一應事務將以奏達於上行移於衆也事體關係爲甚大機事不密則害成一事失宜將以貽四海之患一言失理或以取百世之譏天下後世之人必將有摘其瑕疵陳其禍害形之奏牘著於簡冊非但歸咎臣下之貪冒失職且將謗及朝廷之任用非人也興言及此則若臣之

素無才德學術而又老病廢疾何可一朝冒居此地也哉使臣但知爵祿可貴恩典爲優年既耄而不知休疾已痼而不肯退猶且垂首曳踵力疾策衰伴食隨行因人成事妨賢才之路廢國家之事皇上費高爵厚祿以榮養之何益哉臣考宋史歐陽脩德學文章冠絕當代年六十五神宗亦容其致仕我英廟復辟之初薛瑄入閣辦事纔六閱月爾年近六十八乞身之章一陳即蒙俞允夫古之大臣名望如歐陽脩年未

至而尚容其請老今之大臣行已如薛瑄用未
久而即許其退休君行其仁臣行其義上下交
盡其道古今以爲美談臣無歐陽脩文學百分
之一年比薛瑄加老四歲而又陳乞之章屢上
年踰古禮致仕之期身嬰醫書難療之疾老病
衰憊舉動必須人爲扶翼出入禁門不便昏眊
健忘述作必須人爲檢討掌管文書不得且又
去家萬里隔越大海一子早喪身多病而心多
憂衆苦所叢殘生無幾伏望皇上哀臣孤苦鑒

臣誠懇乞如薛瑄致仕事例放歸田里俾全晚
節臣謹瀝血誠以死爲請干冒天威不勝恐懼
願望之至爲此具本令義孫丘懷本齋赴通政
司具奏以聞奉聖旨朕擢卿重任當勉圖盡職
豈可以目疾求退今後凡大風雨雪俱免早朝
該部知道欽此

○瓊臺會稿十忠箴曰君者臣之天臣之所以
事其天者忠也是忠也與生俱生而由乎當然
之義是則所謂天降之衷也衷降于天乃人所

受之中人體之以事君必盡厥心必委厥躬不敢私其有不敢阿其同狂則弗逆以激順則弗曲而從也於戲戴天以生曷報其功一言以蔽之曰為臣死忠孝箴曰親者子之天子之所以事其天者孝也是孝也與生俱生而本乎自然之仁是則所謂率性之道也道形於人乃天所命之要人體之以事親必用厥情必善厥紹不敢逆其志不敢違其好形則不毀以傷德則克全而肖也於戲昊天罔極無德以報一言以蔽

之曰為子死孝

○瓊臺會稿十二主一齋為陳敬作曰沉沉天宇定生光人得心齋已坐忘學奕幾曾思射鵠挾書爭肯更亡羊靈臺有竅春常滿止水無波晝不揚好把敬箴書座右常如先正在羨墻少作
○瓊臺詩文會稿重編三五言絕句應制首七其
一祖宗功德大卓冠百主前泮把乾坤洗重將日月懸其二三光五嶽氣此日復完全治道唐虞上文章秦漢前其三堯舜禹相傳典謨書五

篇當知心法，要只在執中言。其四古今平治理，
大學一編書萬世，行無弊終身。用有餘，其五帝
王爲治道，要在致中和。若能推極嘉言，不用
多。其六二帝三王道，詳於四代書。致君堯舜上
方須是真儒。其七聖祖崇文化，開科王五經。所
行非所學，豈不愧平生。

○瓊臺詩文會稿重編三青宮勉學首其一
祖宗功德大，創業苦艱難。欲永千年祚，常祈萬姓
安。其二文王爲世子，一日每三朝。燕寢詢安否，

天厨視酒肴。其三孝在延宗祀，延宗在愛民。常
知民疾苦，傳祚萬千春。其四祖業起艱辛，皆由
儉與勤。每當溫飽處，常念凍饑人。其五光陰駒
過隙，一刻值千金。白日休虛度，經書好用心。其
六治必期堯舜學，須宗孔朱百家皆。小道不是
聖賢書。其七貴爲天子子，富貴與生身。生不怕無
隆福，惟憂少令名。其八一物休輕費，五更勤起
朝。時時思惜福，災患自然消。其九念念常思祖，
心心謹畏天。纔聞人諫說，便省自家愆。其十用

賢須信任聞善要推行志立功方就心清理自
明

○瓊臺詩文會稿重編三五言律詩青宮勉學
首其一聖祖乘龍起天街一掃清乾坤再開闢
日月倍光明大統長垂裕鴻圖屬守成當知勅
天命業業更兢兢其二天眷太明朝重華舜協
堯乾坤春浩蕩風雨歲均調饗帝天心順勤民
國用饒祖宗功有德傳祚萬年遙其三玉食居
金屋當思祖創艱夜深猶未寢日昃每忘饗惟

恐一夫苦何曾半刻閑時時常在念宗社永奠
安其四全身以為孝發政莫先仁富國由能儉
成功在克勤推恩及死骨錫福與生民坐使寰
區內熙熙總是春其五生長深官裡寧知饑與
寒農耕終歲苦女織遍身酸布匹絲絲累盤餐
粒粒難好將無逸戒圖寫在屏間
○瓊臺詩文會稿重編五七言律詩青宮勉學
首其一世上無如帝子尊生來福祿自隨身普
天華夏歸真主萬世宗祧屬嗣君須讀正書行

正道更親賢傳任賢臣温文恭敬元良德燁燁
前星麗北辰其二宮中無事好讀書况是春秋
鼎盛初目對聖賢思不雜心涵義理體常舒五
經四子非無道二帝三王總是儒不必拘拘泥
章句帝王學與衆人殊其三每日孳孳起五更
問安視膳禮頻行聖經賢傳宜勤讀邪說妖言
慎勿聽梁武宋徽終喪國唐堯虞舜豈長生從
來爲學宜端本第一先教心上明其四自古英
明願治君敬天法祖尚斯文清心寡慾勤脩德
薄斂輕刑廣愛民廟號人人皆謚孝史書筆筆
屢書仁欲行古道宜師古親信忠賢遠佞人其
五出多入少用無餘庫藏焉能得不虛幸矣苟
安猶自可卒然急變欲何如寸絲粒粟皆珍惜
片楮分銀漸積儲官府足財民足食萬年基業
永無虞

○瓊臺詩文會稿重編五題孔子泣麟圖曰麟
之來也胡爲哉宣尼一見掩袂哀因茲托始一
王法千年大義從此開吁嗟爾麟盍來生此文

明世親際聖人在天位若使宣尼重見之歡欣贊頌將何如

○瓊臺詩文會稿重編五題洙泗圖曰自從天一所生水地六成之流不已人見源泉混混來孰識其中涵至理魯國之川洙泗沂夫子所在今何之申申天天不復見滔滔汨汨常如斯

○瓊臺詩文會稿重編三讀易通首其二義文千載下易道乃復通濂溪一句多瀾漫六合中其一天開明道年道州營道縣千年道復傳上

應奎文現

○瓊臺詩文會稿重編六首尾吟其序曰邵堯夫作首尾吟一百三十六首性理書摘取其中六首予在學校時每聞鄉先達馮本清教諭者去其首尾而次第其中聯句以為排律時寓齋舍閉目諷誦予卧聽之心竊感焉嘗欲效其體作之未果也歲壬寅孟冬享太廟齋居不成寐偶憶往事因綴緝成百韻而貫以首尾云時予年六十二距聞詩時四十餘年矣其詩云深翁

可是愛吟詩詩比堯夫之妙詞云云

○瓊臺詩文會稿重編二十一題藍關圖後曰
世傳韓文公姪孫湘有異術公命之作詩見志
湘詩有能開頃刻花之句公試驗之湘倏忽開
出異花一叢上有金字一聯云雲橫秦嶺家何
在雪擁藍關馬不前公初不曉其所謂後公坐
言佛骨事左遷潮州刺史道次藍關值雪忽見
湘至公始悟向之詩意遂足成篇好事者因而
繪爲藍關圖今封給事中吳興張先生得之寄

來京師示其子給事中靖之靖之間屬予題跋
公從子老成生子二曰湘曰滂湘登進士第爲
大理丞滂未仕而死初公南謫時湘年二十七
滂年十九皆從公以行觀公宿曾口示湘詩及
在袁州作滂墓志可見而此詩末句所謂遠來
者蓋公旣行而湘始追及于此而深有意之言
亦不過感歎之意焉耳竊意或者因是言又見
世之所傳仙人有韓湘子者遂附會而爲此說
歟抑王異教者陰欲破公正論而故爲此以張

大其事如學佛者圖公拜大顛像歟況公之貶
在憲宗元和己亥又四年爲穆宗長慶癸卯湘
始登第豈湘旣學仙而又出仕歟其事特出於
小說家史傳不載及註公詩者皆不之取其有
無蓋不可知也然觀此圖得以見古人當間關
流離之際而剛大正直之氣不少沮而爲其子
姪者又皆能奔走周旋無異平時如此然則作
此者非獨精於繪事且能因古人之言而得其
貌又能使觀者因貌而得古人心良可加重

先輩謂公體貌豐肥此圖得之誠非苟作也雖
然詩爲有聲畫畫爲無聲詩詩與畫等耳昔公
以詩示其姪孫今先生以畫示其子一以明已
之意一以起已之志皆有深意也靖之其尚因
而興起以求文公之意於數百載之上庶幾稱
乃尊示以此圖之意

天順六年○嘉謂韓文蔣之翹注勤說之

○瓊臺會稿十二宿江館有歲庚午歸至金陵
寓新河客邸鄉友馮元吉誦宋人周明老龜山
廻文詩命予兩和其韻以夜宿江館爲題明老

詩曰潮隨暗浪雪山傾遠浦漁舟釣月明橋對
寺門松逕小檻當泉眼水波清迢迢綠樹連天
碧藹藹紅霞映日晴遙望四郊雲接海碧波千
點數鷗輕用意曲折命辭瀏亮信爲難及矣但
其中潮浪浦泉波水等字太多不免重複既曰
綠水連天而又有雲接海之句則一意而兩出
矣當漁舟釣月之時又安得江霞映日乎和云
潮生海岸兩崖傾落月江楓映火明橋透白波
流水遠屋連紅樹帶霜清迢迢漏盡寒更曉片
鴻輕

○瓊臺會稿十一菩薩蠻迴文秋思序有予幼時
嘗讀朱文公劉靜修文集俱有菩薩蠻迴文詞
惜其隨句倒讀不免意復不如至尾讀迴爲妙
已曾以村居爲題作一闋矣後失其稿閉中復
戲作此云朱劉二先生詞附此朱詞云晚紅飛
盡春寒淺尊酒綠陰繁老仙詩句好長恨送年
芳又次劉圭父韻一闋云暮江寒碧縈長路花

塢夕陽斜客愁無勝集醒似醉多情劉詞云水
圖山影紅圍翠溪近水橋西隱人誰與問孤鶴
對言無其詩云紗窗碧透橫斜影月光寒處空
幃冷香炷細燒檀沉沉正夜闌更深方困睡倦
極生愁思含情感寂寥何處別魂銷

○瓊臺詩文會稿重編五曰十四夜至十七夜
月中秋夜客有誦楊眉菴十四至十七夜月詩
者或謂其命意造語雖奇然中所謂自對嫦娥
歌宛宛誰教楊柳舞纖纖繞樹鵲驚霜落早吹

簫人恨夜眠遲等句移之他夜似亦可通命予
別作席上信口占此非敢儷美前人聊以適一
時之興爾其詩云佳期明夜是中秋豫約朋登
待月樓度數期於三五望精華仍有一分留含
輝尚覺金波淺具體還須玉斧脩莫向尊前嗟
未滿從來盈滿卻堪憂右十夜九十九秋光此夜分
一年月色更無倫東西望處日同道上下弦間
光滿輪玉斧脩完無欠缺仙娥粧具倍精神杯
中好吸團團影明夜重看少可人右十夜昨夜纔

開賞月筵今宵再見覺微偏廣寒宮減一分景
后羿妻添二八年隔宿光明那遽少隨時情態
易爲遷餘醒未解重歡賞何用區區較缺圓右
六光景虧於兩日前空庭信宿罷華筵金蟄影
歛初生魄仙桂香銷欲下弦望後未經三十度
出時已是一更天休辭連夜頻頻賞從此寒光
不再圓右十
七夜

○瓊臺詩文會稿重編五題壽星圖曰南極之
上有老人星光芒燁煜昭示壽徵誰哉好奇古

貌比壽者相身披織女絹手握太乙杖軀幹何
其短頭顱如許長靈臺無乃小局促天庭胡用
高軒昂神人自與凡人別顏如丹霞髮如雪誰
知天上人也有老時節嗚呼氣結爲星亦解老
人生那得長年少我觀壽星圖爲作壽星詞奉
以祝眉壽千百歲爲期五緯呈祥天宇清五嶽
效靈地道寧中黃一氣分五德幻形五老表壽
徵仙風道骨烟霞袂大人迥與塵凡異五總靈
龜千歲麤七籤雲笈九夫烝豈非受命大羅天

駕風馭氣來人寰永錫吾皇千萬壽坐令海宇
熙熙長在春臺玉燭間

○老人星

出史記
天官書

壽星

出封
禪書

老人星傳曰元祐

間京師有一老人長纒三尺身與首相半秀目
豐鬢幅巾野服以卜遊於市得錢即飲或叩其
首則曰吾身益壽聖人一日有中官見而異之
圖其形而奏于上有旨召至內殿聖問今年幾
老人曰臣自南方來耽於酒醉而能言遂賜之
飲一舉一石乃徃徃言曰黃河屢見清上眷方

渥俄逸其人覺清風滿庭白雲映空翌朝太史
奏壽星之躔密聯帝座上益異之方知所見老
人即壽星也探訪竟不可得遂取其圖而贊之
曰老人星兮老人星一朝酒醉見天庭黃河屢
見清於世試問長生不見形見風俗
記三温公集十
六賀壽星出現批答二有之范文正公集五老
人星賦有之皆元祐間作歟但不言身首相半
之形矣言其形者嘉惟於程篁墩集丘瓊山集
見之我俗謂之福祿壽則以其吉祥之德也又

謂福星祿鹿壽鶴則以其畫像或有鹿與鶴也
篔墩詞亦云靜攜白鶴抚玄鹿

○瓊臺詩文會稿重編五三禽言得過且過華

有鳥名寒號虫方春時鳴曰鳳凰不如我至冬毛羽皆落則又鳴曰得過且過藥中五靈脂即其糞也得過且過多福何如少遭禍紇千山頭凍

羽乾真信鳳凰不如我得過且過 行不得也

哥哥金共追宋元祐后至章貢幾及之時人有詞曰天晚正愁予春山啼鵲鴉蓋言行不得

也行不得也哥哥十八灘頭亂石多東去入閩

南入廣溪流湍駛嶺嵯峨行不得也哥哥 不

如歸去元至正十六年子規啼于居庸關不如歸去中華不是

胡居處江淮赤氣亘天明居庸是汝來時路不

如歸去

○黃佐作大學士丘公濬傳曰丘濬字仲深瓊

山人祖普性仁愛專事濟人利物為臨高醫學

訓科宣德甲寅郡中大饑白骨遍野業有第一

水橋地捨為義塚躬求全軀瘞之纍纍凡百餘

清明灑以杯酒糲飯其所行自少至老多類此

父傳早卒母李氏守志訓之濬生有異質讀書

過目輒成誦日記數千言六歲信口爲詩歌語
皆警拔如詠五指山詩識者知其必爲國器稍
長博觀群籍每借諸市肆雖釋老伎術亦所不
廢年十七始習舉子業落筆爲文數千百言立
就竟出倫輩弱冠著論謂許衡仕元無能改於
其俗又不能行己之道雖不仕可也耆儒碩師
初見甚駭之已而又大深服以爲先儒未有言
及此者正統甲子首舉於鄉主司全錄其五策
兩試禮部名在乙榜卒業大學祭酒蕭鎡深器

重之爲之延譽繇是名益重景泰辛未告歸所
與厚者咸贈以詩編修岳正知其後必大成作
序以送之甲戌復試于禮部學士商輅主試事
閱論策即意其爲濬及揭名果然廷試當魁或
以貌不揚已之乃寘第二甲第一選入翰林爲
庶吉士者十八人濬爲首被命修寰宇通志時
洗馬李紹偕諸學士會史館指劉定之謂濬曰
主靜生廬陵文獻之郊又承石潭家教宜其博
洽爲一時之冠子生海外何從得書籍師友而

乃博洽如此濬自以遠方新進一旦名動京師
 方歛然不自足益求人間所未見書而讀之遂
 以博極群書稱於時尤熟本朝典故嘉按言行錄引何喬
 新撰墓誌曰公博極群書人舉僻事問之則曰
 出某書某篇退取書閱之良是尤熟本朝典故
 樂為學書成授翰林編修濬既多識有獲發之
 者道之文章雄渾壯麗四方求者沓至碑銘序記詞賦
 之作流布遠邇然非其人雖以厚幣請之不與
 天順七年兩廣用兵經年不決濬條列事宜李
 文達公賢一見之即代上之英宗嘉嘆付所司

舉行嘉按言行錄引何喬新撰墓誌曰濬博極
 群書以經濟自許兩廣方用兵上書李賢
 具陳方略賢上之詔以其策付總帥韓雍施
 行之厥後蠻寇底寧公策居多卒年七十五
 年憲宗登極充經筵講官成化元年陞侍講命
 與修英廟實錄或謂少保于謙之死當著其不
 軌之迹濬曰已已之變微于公天下不知何如
 武臣挾私怨謗豈可信哉功過皆從實書之三
 年實錄成進侍講學士經筵嘗進講吐音洪暢
 憲宗竦聽甚悅五年丁母憂九年服闋復原職
 十三年續修宋元綱目成陞翰林院學士濬自

出已見撰史略謂朱子綱目以正統爲主然秦
隋之末有不可遽奪漢唐之初有不可遽予者
乃作世史正綱以著世變之升降明正統之偏
全有裨世教是年祭酒員缺僉謂非濬不可乃
陞祭酒時同官劉健與濬相詭然健自此不說
又有崇尚內典自謂心學者共誹且笑之學士
劉吉亦北人寡學喜濬陞曰南獠止可爲教官
耳十六年加禮部侍郎仍掌國子監事復謂真
德秀大學衍義有資治道而於治國平天下之

事缺焉乃采經傳子史有及於治國平天下者
附以已見而其大要則尤在於審幾微以成天
下之務故又首補誠意正心之要曰審幾微自
爲一卷餘自正朝廷以迄成功化凡一百六十
卷名之曰大學衍義補值孝宗嗣位之初其書
適成乃表上之上覽之甚喜批答有曰卿所纂
書考據精詳論述該博有裨政治朕甚嘉之賜
白金二十兩紵絲二表裏陞禮部尚書掌詹事
府事且命錄其副付書坊刊行會修憲廟實錄

充副總裁官弘治四年實錄成加太子太保三
疏求致仕不允本年冬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內
閣復三疏固辭不允乃奏請擇衍義補中要務
行之上見納乃就務以寬大啓上心忠厚變士
習凡人才進退政事廢舉一惟祖宗舊典是循
五年天變上疏大槩論上改元之初歲在戊申
與洪武初元同符宜釐革廢政盡復舊規因擬
二十二事陳時政之弊其略曰成化間彗星三
見遍掃三垣地震無慮五六百次邇者彗見天

津地震天鳴無虛日且異鳥三鳴于禁中考諸
經史天變莫大於彗字在三垣三台尤爲重地
變莫大於震動在京師邊防尤爲危急矧禽鳥
動物得氣之先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彗字者三
地震者五飛禽者二今乃屢見於二十五六
年之間變不虛生必有其應臣願體上天仁愛念
祖宗基業端身以立本清心以應務謹好尚勿
流于異端節財費勿至於耗國公任用勿失于
偏聽禁私謁以肅內政明義理以絕邪姦慎儉

德以懷永圖勤政務以弘至治庶可以回天災
消物異疏凡萬餘言上命諸司議行又請訪求
遺書上皆嘉納洪武永樂以來凡百司朝覲命
吏部都察院考其尤不職者乃黜之不過數十
人其後吏部患人言務以多黜為公方岳以下
少有微瑕輒黜之黜者亦不敢訴濬深知其弊
言于上曰唐虞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今有居官
未半載而黜者所黜徒信人言未必皆實此非
唐虞之法亦非祖宗舊制也上深然之會吏部

士大小庶官當黜者幾二千人乃勅凡歷官未

三載者俱復任雖經一考非有貪暴實跡者勿

黜蓋用其言也嘉按吾學編曰一時不肖者醫

官有療疾往來其家者以失職怨家宰王恕奏

訐其短科道言疑出濬意上察其誣待濬益厚

七年加少保兼太子太保改戶部尚書武英殿

大學士以目疾辭不允八年薨于官計聞天子

嗟悼輟視朝一日賻寶鈔一萬貫贈特進左柱

國太傅謚文莊濬性剛直與大臣論政議嘉按何喬

新撰墓誌議作義所未安必反覆辯論言官論事亦以
是非詰之不肯媿媿取悅無歲不求歸前後凡
十三疏皆不允問勞賜賚之使踵相接于門初
經生文士以竒怪相高或不可句濬考南京鄉
試及禮部會試凡怪詞險語皆痛斥之怨誹不
恤也及為祭酒尤諄諄為學者言之文體乃復
渾厚其在太學論者謂師道尊嚴無愧李文忠
公綜理微密則文忠公不及嘗謂朱子家禮最
得崇本敦實之意然儀節略焉為考諸儒所言

蘇家禮儀節使好禮者可舉而行朱子微言散
見於傳註語錄學者率未易求乃采其精切彙
為二十篇做齋論語作朱子學的其他述著甚
富自筮仕至位極人臣凡四十餘年而自處無
異草布產業僅能卒歲第宅不逾齊民在都城
市屋於蘇州巷南規模卑陋聊庇風雨始終未
嘗少拓人到於今呼為丘閣老巷所得俸餘即
充官費絕無贏餘及卒南歸行裝自欽賜白金
綺幣外惟圖書數萬卷而已正德初武宗素知

其名孫當廕尚寶司丞卒復以曾孫加繼其官
賜額祀于鄉曰景賢祠以濬配宋學士蘇軾以
風示天下何喬新稱嶺南人物自唐張九齡宋
余靖崔與之及濬四人尹直贊曲江其師東坡
其匹世以為知言云獻徵錄十四○言行錄引
何喬新撰墓誌曰嶺南人
物自張文獻公有聲於唐示忠襄崔清獻公有
聲于宋迨公四人焉公晚登政府疾病半以之故
其見于功業者僅若此使久於位
盡行其言相業豈三君子所及哉

○雙槐歲抄弘治乙卯春二月戊午少保丘公
薨于位槩其平生不可及者有三自少至老手

不釋卷其好學一也詩文滿天下絕不為中官
作其介慎二也歷官四十載俸祿所入惟得指
揮張淮一園而已京城城東私第始終不易其
廉靜三也家積書萬卷與人談古今名理衮衮
不休為學以自得為本以循禮為要陳主事晨
衣繡帽公聞喪面斥曰既不能以禮自處又不
能以禮處人自學士為祭酒最久任所著大學
衍義補世史正綱家禮儀節每遇名流必質問
辯難以求至當皆足傳世成化癸卯陳白沙至

京與談不合人謂公沮之不得留用時猶未入閣也安有沮之之事乎及入閣與太宰王三原皆太子太保偶坐其上三原噴有煩言會太醫院判劉文泰失職奏三原變亂選法以所刻傳封進內多詳述留中之疏上責其賣直沽名致仕去人以教託議公公實不知也謝侍郎鐸至形諸言論訾其著述劉學士健謂曰丘仲深有一屋散錢只欠索子公曰劉希賢有一屋索子只欠散錢健默然甚愧又嘗勸其門生王鏊謝

遷二學士讀書循禮毋狎飲廢事至面檢毛修撰澄廷對策多出小學史斷全無自得以故翰林後進多憾之同上

○治世餘聞瓊臺丘公濬學博貌古然心術不可知人謂陰主御醫劉文泰託奏三原王公令人毀傳事可見其槩矣嘗與同寅劉閣老吉不協劉作一對書之門曰貌如盧杞心尤險學比荆公性更偏時論頗以為然同上

○守溪長語丘濬閣老瓊州人於子史無所不

聞而尤熟於國家典故議論高奇人所共賢必
矯以為非人所共否必矯以為是能以辯博濟
其說其論秦檜曰宋家至是亦不得不與和南
宋再造檜之力也論范文正則以為生事論岳
飛則以為亦未必能恢復其最得者黜元不與
正統許衡不當仕於元亦前人所未發也好著
述雖老手不釋卷性剛褊不苟取亦恬於仕進
年七十猶滯於學士孝宗即位進太學衍義補
得進尚書李廣幸於上因之得入內閣與同僚

爭每事欲有紛更時王恕有重望於天下濬每
憎之會劉文泰劾恕或以為濬嗾之也以是尤
為眾所貶同上

○堯山堂外紀八十六國朝丘文莊公學博貌
古然心術不可知嘗與同寅劉閣老吉不協劉
作一對書其門曰貌如盧杞心尤險學比荆公
性更偏時論頗以為然丘嘗以糯米淘淨拌水
粉之瀝乾計粉二分白
麪一分搜和團為餅其中餡隨用爇熟為供軟
膩甚適口以此餅托中官進上上食之嘉命尚
膳監效為之進食不中式司膳者俱被責蓋不
知血之法製耳因請之血不告以故中官嘆曰

以飲食服飾車馬器用進上取寵此吾內臣供奉之取非宰相事也識者貴其言而鄙其由是京師傳為閣老餅又所進衍義補中間並無及內臣一言說者謂其書必欲進進必揣近侍喜斯刻之此其心術之微也

○吾學編名臣記丘文莊公傳公好議論上下千古尤熟國家典故政事可否反覆與大臣言官爭是非即未必一一中適然不肯媵媵取悅商確往事時出意見自高奇矯眾論能以辨博濟其說人莫能難如論秦檜稱其於宋有再造公與虜和不為無見范仲淹生事岳飛未必能

恢復皆怪詭可劾其絕元正統斥許衡不當仕元又嘗言我朝相業三楊躐矣然當其時南交叛逆龍軒易位勅使旁午頻泛西洋曾無一語權歸常侍遠征麓川兵連禍結極於土木之變誰實咎之皆正論也

○皇明名臣言行錄丘濬傳公穎悟絕人無書不讀而律已之嚴理學之博著述之富人無出其右者議者惟以與王三原晚年相軋稍存媾嫉聞始于內宴坐列丘以內閣王以冢宰各執

已意致隙適御醫劉文泰援例求進事下吏部
 議格因嫌王公疏摺據其短以丘密授風旨王
 亦尋致仕去而言者譁然指摘其悼亡長思錄
 戲劇五倫記此特陶靖節之間情賦寓情文墨
 耳宋洛蜀黨禍亦自譏謔之一言夫以東坡固
 失矣伊川豈盡為得乎則二公是非判然矣理學
名臣錄先生懼學者之無本也則有學的之編懼
 學者之不知變也則有世史正綱之作懼學者
 之明體而不適于用也則有大學衍義補其言

鑿鑿乎必可行行之必可興治而致吾君于堯
 舜使道不為空言蓋先生之志如此而文亦足
 以發之不可誣也程敏政撰序公議論高奇能以辯
 博濟其說亦自恃老練對人語衮衮不休人無
 敢難者論秦檜曰宋家至是亦不得不與虜和
 南宋再造檜之力也論范文正則以為生事論
 岳飛則以為未必能恢復其最得者絕元不與
 正統論許衡不當仕元亦前人所未發也性剛
 褊不苟取恬於仕進入內閣時每事欲有紛更

嘗與劉健爭至脫帽於地其嫉三原王公尤不
為衆所與王文恪公紀聞丘公以辯博之學勤於纂述
其用世之志亦略具衍義補矣及位台司竟不
能施行其言豈時與勢異邪抑天下事有可言
不可行者邪昔人有言退而論天下之事易進
而處天下之事難信矣夫獻實○嘉按獻實袁表所紀

○皇明通紀乙卯弘治八年二月少保大學士

丘濬卒年七十六嘉按何喬新撰墓誌卒年七十五贈太傅左

柱國謚文莊濬自上登極進大學衍義補即蒙

眷注馴至入閣尤加倚任學博貌古乃于子史
無所不通而尤熟于國家典故

○東國通鑑曰周武王克商箕子率殷人五千
避入朝鮮武王因封之都平壤教民禮義田蚕
織作設八條之教行井田之制邑無淫盜門不
夜扃吾東方禮俗之美聞於天下孔子有欲居
之志漢史稱仁賢之化唐書美君子之國宋朝
以為禮樂文物之邦及朱子家禮小學所著所
編出來流布士族良家皆有祠堂以祭祖考嚴

婚姻之禮孀婦不再嫁儒者多知義理之學其
源出於殷太師云

○國朝儒先錄一金宏弼傳曰先生諱宏弼字

大猷瑞興府人生于景泰甲戌弘治戊午燕山四年

擢紳獄起先生遊佔俾齋門論決熙川郡付處

甲子十月初一日禍及謫所年五十一初先生

聞有命即沐浴冠帶而出神色不變偶屢脫還

着以手理其鬚銜之口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

不可并此受傷然後乃就歸葬于玄風烏舌里

松林甫老洞之原距先塋若干步

○金宏弼行狀門人李勣述曰吾東方自箕子肇有

文字歷三國高麗氏至我朝文學彬彬然於道

學蔑聞也唱起道學惟公一人耳公諱宏弼字

大猷瑞興人也云云戊午獄起謫公遊佔畢門

謫熙川俄移順天時禍機叵測處之晏如不變

常操暨甲子擢紳禍再起十月初一日弘治十七年燕

山禍及諱所從容而就嗚呼公之學得不傳

之學毅然特立一時學者尊如山斗不及就門

私淑而善者亦多其所施者遠矣丙寅靖國例

贈通政承旨國朝儒先錄一

○宏弼讀小學詩曰業文猶未識天機小學書

中悟昨非從此盡心供子職區區何用羨輕肥

國朝儒先錄一

○元時高麗禹倬字天章丹山人性剛正精敏

登科歷州佐臺官毀淫祠諫君惡有人所難能

者及退老于福之禮安累徵不起好讀書白首

不懈倬通經史尤深於易學卜筮無不中程傳

初來東方無能知者倬乃閉門月餘參究乃解

教授生徒義理之學始行矣續蒙求四

○元末高麗鄭夢周字達可號圃曹隱迎日人

為人豪邁弘毅天分絕倫少好學不倦精研性

理之學深有所得以道德經濟自任時俗不行

三年喪夢周喪親獨再廬墓三年立朝挺然無

所附居官甚清介恭愍王時李穡為大司成選

經術之士兼學官以夢周為首時經書至東方

只朱子集註耳夢周講說發越超出人意聞者

垂加章
文會集卷三
頗疑及得雲峰胡氏四書通無不脗合猶稱之
曰夢周論理橫說豎說無非當理推爲東方理
學之祖及東使日本西使大明皆見萬里風濤
之險又各有兩國之釁人皆百方規避夢周當
之恬然聞命即行不留一日專對竭誠倭主敬
服聽諭高帝嘉嘆優禮本國賴以解紛紜難恭
讓王朝爲相時國家多故機務浩繁夢周處大
事決太疑不動聲色而左酬右答咸適其當多
所張設始令士庶依朱子家禮立家廟奉先祀

依大明之制定百官冠服內連五部學堂外設
鄉校以興儒學立義倉設水站精擇守令以濟
民生時稱王佐之才及麗運將終國勢日危夢
周毅然有扶顛之志從容就死而國隨以亡我
朝贈謚文忠從祀孔子庠庭公嘗作觀魚詩云
潛在深淵或躍如子思何取著于書但將眼孔
分明見物物真成潑潑魚入中國謁淮陰侯廟
云嗣子孱柔諸將雄高皇無復念前功楚王飲
恨重泉下千載知心只晦翁其卓識類如此

續蒙

求
四
元末高麗吉再字再父善山海平人也性穎
悟清苦少好讀書負笈尋師不憚遐險年十八
就商山司錄朴賁受論語孟子又隨父元進至
松都游牧隱圃隱陽村諸先生之門始聞理學
之至論事父母至孝事庶母盧氏起敬致誠使
不慈爲慈以禮率妻變富驕爲儉謹登第官到
門下注書洪武庚午知國之將亡辭以母老棄
官退居鳳溪除官不赴爲舊君方喪三年不食

醞果遠近學徒四集相與討論經傳入孝出恭
樂以忘憂我太宗朝以太常博士被徵再上箋
自陳不事二姓之志上嘉其節義優禮遣之居
家淡泊安靜輕財重義室廬蕭然生理屢空怡
然不以爲意篤於親故謹於喪祭一從朱文公
家禮不用浮屠法每中夜而寢雞鳴而起具衣
冠晨謁祠堂遂及先聖退于書室對案危坐講
學辨疑竟日忘倦務合程朱之旨以明道學以
闢異端緇流感悟而返本者數十人尋常一言

一行莫不以忠孝禮義為主年五十七聞陽村
卒哭泣曰古者民生於三事之如一乃行心喪
三年年六十五朴公賁卒又行心喪三年其老
而勤禮如此學者稱爲治隱先生君子曰治隱
質美而學粹好義而崇禮孝於親忠於君隆於
師盡臣子在三之節既以此終身又以此教人
雖古之醇儒不是過也

續蒙
求二

○退溪集二十八答金惇叙書曰陽村學術淵
博爲此圖說極有證據後學安敢妄議其得失

但以先賢之說揆之恐不免啓學者穿鑿傳會
之病耳雖然此亦未易言也

○李退溪集六戊辰六條疏曰我東方僻在海
隅箕範失傳歷世茫茫至于麗氏之末程朱之
書始至而道學可明入于本朝聖聖相承創業
垂統其規模典章大抵皆斯道之發用也然而
自開國至于今日將二百年于茲撫覽治效而
揆以先王之道猶未免有所歉然於列聖之心
者無他焉亦曰道術不明而他岐之害人心者

多也

○晦齋李先生行狀曰先生姓李氏諱迪後中廟命加彥字字復古自號晦齋又號紫溪翁云云先生在謫所作大學章句補遺續或問求仁錄又修中庸九經衍義衍義未及成書而用力尤深此三書者可以見先生之學而其精詣之見獨得之妙最在於與曹志機漢輔論無極太極書四五篇也其書之言闡吾道之本原闢異端之邪說貫精微徹上下粹然一出於正深玩

其義莫非有宋諸儒之緒餘而其得於考帝者為尤多也嗚呼我東國古被仁賢之化而其學無傳焉麗氏之末以及本朝非無豪傑之士有志此道而世亦以此名歸之者然考之當時則率未盡明誠之實稱之後世則又罔有淵源之徵使後之學者無所尋逐以至於今泯泯也若吾先生無授受之處而自奮於斯學闡然日章而德符於行炳然筆出而言垂于後者求之東方殆鮮有其倫矣青蠅止樊僅能誣芳躅於電

往中原采菽舉將仰高山以雲興則先生之德業行跡胡可無記述以傳於世乎云云

退溪集四十九

嘉謂大學章句補遺續或問予未見之求仁錄恐未達求仁親切之旨見中庸衍義草藁并自序實有志於治道者序文尤省力無極大極書皆見晦齋集誠如退溪所稱

○朱子書節要李退溪平生精力盡在此矣退溪文集全四十九卷予閱之實朝鮮一人也

○續日本紀桓武天皇延歷十年夏四月戊戌寂弟等言漢高帝之後曰鸞鸞之後王狗轉至百濟久素王時聖朝遣使徵召文人久素王即

以狗孫王仁貢焉

嘉謂王仁來朝見應神紀

五月廿五日

天味三效督

文會筆錄二十 終

天和三癸曆

五月吉且

二條通

風月堂藏板

